



09666

快雪堂集卷之十二

墓志銘

前大名知府姚叙卿先生墓志銘

歲甲午余鄉僧覺者發願倡期修補南大藏于報恩寺而延鄉達李如真先生與二三名衲任校讎之役余時待罪南掌翰務寡意勝月必一再出于是識姚鳳麓先生蓋先生如真社友也余將出則先生先期見待焚香饌伊蒲清言靡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二

一

靡日晡告返以爲常然先生登何年甲科歷何官以何事歸休余竟懵然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耶比余再玷南雍亦一再晤先生無何先生病久之死矣傷哉先生無子子猶子景春于是景春介如真先生蒲伏于門以先生不朽請余不忍辭按如真先生所爲狀先生諱汝循字叙卿初名理後以字行別號鳳麓以家近鳳皇臺故姓姚氏與虞陳胡俱有媯之後其先藉吾浙之武康元末有名順者避地婺之永康國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初徙富戶實京師順名在徙中遂占上元籍順子金玉有女選入掖庭當予官辭不拜令著籍錦衣衛金玉再傳至林爲先生高祖林生昇昇生慶慶生鎬號曰隱泉則先生父也六世俱有隱德聚食數百指家傳孝謹里宗義門至隱泉公中衰佐以賈擅什一之饒而家益大隱泉公娶梁安人生先生而卒繼以朱安人先生幼警穎授之書一過成誦洞了大義弱冠出應京兆試以高等籍諸生遂領乙卯鄉薦明年丙辰登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進士蓋列青衿僅一月初令河南杞縣侍二尊人以往杞故劇而先生御之以靜政譽翕然簿書之暇間從賓客唱和咳唾珠玉故復有詩譽在杞膺七薦格當入臺省以年不及例僅補南刑部主事省寃係法奸僧都人頌之滿考應異才舉擢知大名府大名畿輔重地受衡漳之衝而城僅累土無百雉之壯水一溢則民魚而城立圯先生至首策之請于當事者出官帑陶土伐石孳孳畚鍤無何工竟濶容三軌高倍于昔

屹然金城水至不能齧于是郡民歌太守之功
建祠尸祝之至今郡故土風驍悍多盜有蔡伯
貫者從橫旁郡縣吏不敢名捕先生傳檄鄰郡
縣并力捕得之伯貫受法羣盜股慄盡徙去境
內晏如通判某鄉人也而蒙重詬直指使者逮
治先生適謁直指旣辭行一驛矣而聞狀還車
自救直指難先生竟得釋其慷慨任事徇人之
急大率類此守大名三年凡八薦旦暮膺異擢
屬宦族子坐人命諸不法事直指檄府會勘得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

實遂抵法一時翕然稱快而其黨憾先生甚流
謗京師圖中傷之隆慶改元京察先生竟以南
刑部主事降調人無不爲先生稱冤者杜門十
年著屏居集蕭然榮利之外矣而當事諸公重
惜之起先生于家補楚之桂陽州同知量移知
蜀之嘉定州州故衝煩善訟稱遠惡不易臥治
先生下車卽禽治數人首惡俗爲一變時越雋
方用兵轉餉千石苦瘴癘道殣相望先生畫屬
吏持金往糴充數而費大減全活甚衆徵糧初

行投匱法後遂因之先生在州不兩月而飭學校省寃滯節里甲調驛傳諸所宜爲條流粗舉而薦剝亦相屬會當入計直指假先生驛符時江陵相方飭驛禁冒者五十有七人江陵相摘五人置之理四人降級而先生獨褫官相傳有搆之者蓋先生性簡任不能曲事人至此然此行往返湘潭長沙度三峽登峩眉全蜀奇踪略涉其槩弔古紀勝奇藻淳發照映縹素顧不多歟先生爲人醇厚孝友兩厄于官而歸復兩遭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四一

七

艱喪葬秉禮家故饒而安于儉素然能推其餘與宗姻之貧者共一歲中哺饑絮寒歛僵贖係諸費歲分所入之半性簡傲不爲請托摛文賦詩語冲致鬱盡洗險棘之弊書法宗歐陽詢亦善章草蓄古法帖名書畫甚多余嘗欲坐先生齋閣恣探珍玩而竟未之逮也先生晚年益究心性宗旨叅訪名緇研習禪觀白黑之月茹素幾半近世儒釋頗有任心意遺修證者先生大非之以淨業爲實際謂格物卽克已終始疏記

其言鑿鑿二家宗徒不能奪也初先生中歲艱
于子乞從兄璋次子景春而養之爲之冠婚生
子女疾革召宗姻及交遊厚善者畢集告先祠
而立之付以家政諸宗人受分各有差又三日
卒先生始終之際明矣所著有錦石山齋諸稿
并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春秋六十有三元配王
先卒子一景春太學生娶葉孫男一世昌孫女
一景春卜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宣義鄉龍山
之原從新兆也嗚呼若先生者庶幾所稱通人
快雪堂集 卷之五

雅士故宜有銘銘曰

神明後氏從姚家戚里隱德遙有君子歷三朝
守雄郡除奸豪築堅城障洪濤民尸祝薦蒼蒿
中廢弃甘寂寥晦復明夢三刀巫峽險峩領高
收靈竒攄鬱陶宦雖拙名則饒弃軒冕怡林臯
六十三解天弢鬱佳城神逍遙萬子孫奠蘭椒

簡齋倪公墓志銘

歲庚午余與江浦君同舉于鄉雅相善也每上
公車兩家邸舍相去步武比罷歸則同舟而南

前後共起居。昕夕不隔者。幾數百日。以故受君之教。特至。而知君亦深。君氣溫蓄。粹器深廣。不可涯涘。余每以遠且大期之。乃數奇。竟以乙科。格優仕。余無似。歷南司業。至祭酒。而君令江浦。相去一衣帶水。每以公事過都。必訪余邸舍。陳杯酒。語夙昔。欣然樂也。君治行卓卓。爲畿輔首。以司封法。得加恩存沒。而父簡齋先生。始稱贈公。于是贈公下世十四年矣。乃狀其行事。請銘于余。余實知君猶子之誼。又何敢辭。按狀贈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六一

諱某。姓倪氏。字文卿。別號簡齋。其先在唐有若水者。官侍御。始居恒州。子孫自恒徙汴。已從宋南渡。徙錢塘。世有聞人。元末諱保一者。以避兵。再徙海鹽之清溪里。曰清溪公。洪武庚戌。詔天下與更始。欽給良義家半字勘合戶帖。清溪倪氏與焉。宣德中。割海鹽半爲平湖。遂爲平湖人。公去清溪公凡十三世。祖曰守愚。公諱某。父曰直軒。公諱楫。母曰劉。公生十歲能文。十五爲邑諸生。有聲黌序間。師友俱一時名士。屢應鄉舉。

不售士論惜之而公夷然自若父直軒公業儒
有田二十頃貲蓄頗厚顧鍾情側室及其女公
卽代經紀田事而藏鏹一不問其侍父疾也躬
湯藥籲告願以身代不解帶者踰月旣瞑檢篋
中得千金是宜歸公公泣曰父死謂何敢以爲
利况無遺命付我請歸父所鍾情者族黨義之
所謂側室女者許字姻家子沈沈患疴其母欲
停昏公曰不可迎之家捐數十金購鑿起之女
竟歸沈公有德焉公爲人磊落矜氣義好施予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七

視人患苦如在其身密爲之營護而其人不知
見義必赴已諾必信有古節俠之風而內行凜
凜尤爲淳備子弟不肅而成公之教也公之懿
行最夥難具論論其尤較著者公有同母女弟
二一適劉者蚤夭遺女一及笄未字公爲擇善
配贅之家數年俾稍殖產而後歸之一適嚴者
甥曰而泰從幼收養與諸子同寢食研席至爲
諸生始遣歸就昏已女許字沈弘道而其家中
落至不能任課讀公收而飲食訓教之會女逝

眈眈更篤未幾爲諸生矣其恤孤幼急親昵不以死生二心大都若此清溪公祖瑩祭田如干畝屬長房世守而失之春日拜掃公怪祭品不稱心疑之得狀遂倡義贖歸四世祖介菴公諱輔者以進士爲天官選部郎累官太叅所在稱循良業已列鄉賢祀學宮矣而本宗無專祠公曰是當待我擇地剏祠募僧職香火皆出公力所謂見義必爲者耶嘉靖中倭變作議建邑城簡大戶如千任其役公在選中或難之曰是當快雪堂集

蔬食甘之矣。公四子俱異母出。有從公短某甲者。公正色謂兒兄弟間不媿。姜肱吾甚慰。勿多言。叱之去。以故諸子友愛。日篤。兵燹之餘。先構書室數椽。禮聘名士。與諸子遊處。以進其業。曰。錢財特身外物。吾視之蔑如。所惓惓者。欲令書種不絕耳。公可謂善教子孫。知大體者矣。江浦君既舉于鄉。公喜。并召諸子謂之曰。而父生平力學無成。卽不敢云非戰之罪。亦時命使然。今老矣。竹帛勛名付之後人。吾且逸。吾老爾等勉。

之。于是結屋溪上。植蓂藝竹。顏曰東溪草堂。日讀老子壇經數行。或從親。知對奕。不交俗務。人以神仙目之。大故之前。公少瘠。然精神無恙。忽呼諸子謂曰。吾生平未嘗染指嗜利。三十後不免俗累。公門歲可一到。最後三十年。卽城市且絕迹矣。今老且疾。委順大化。身名其可保乎。爾曹幸承清白家風。其勉之。翼日整衣冠。端坐正寢。談笑自若。俄而瞑。若委蛻然。此非生平踐履純至。寧有是耶。公嘗舉道書云。常自見已過于

金飾物之

道即相當我僅僅不見世間過耳其日用踐履可知矣公生平不欺其意喜急人忘人之仇或反以德報之里中林奇倪佛壽誤為犯白蓮禁者波及逮至當立斃杖下二人自分必死公憫其無辜潛捐數十金出之獄族有一二不率者公勿校一人偶為直指所廉公以被害當證之其人具牛酒為公壽曰公能活我當以厚貲自贖惟所命公感然曰若在難更為下石豈長者所為若亟去勿復言邑大夫謝嚴于催科公持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鍍金飾二詣徽商葉某所質白金完官葉誤與金值奴子利其誤也勸公勿贖公不可暮年具子錢贖歸不發一語後奴子間語葉以為已功棄始悟謂公長者不可及自後里中有約信者曰不煩券但得簡齋公一諾足矣其為鄉間信服如此公即世之明日有張奇朱良楊秀數人奠生芻再拜唁弔哭甚哀諸子出謝則未嘗識面者叩之云某等昔遭難賴先公揮金力救以免不然墓木拱矣如此類尚多噫此可以觀公

爲人矣。壽七十有二。元配張氏先公卒。繼丁氏四子。長壯行。郡增廣生。次壯猷。卽江浦君。次壯懷。次壯觀。出後叔。炯五女。十孫。鍾玄。鍾奇。鍾彥。壯行出鍾貞。鍾淑。鍾岳。鍾陽。壯猷出鍾秀。壯懷出鍾毓。鍾朴。壯觀出貞岳。俱郡諸生。六孫女所婚嫁。俱名族。銘曰。

我聞倪氏。自汴而杭。再徙清溪。基祚始荒。至于贈公。儒心俠腸。揮金肥庶。破產築城。好行其德。而辭其名。晚歲清枯。老子壇經。常見已過。踐履快雪堂集。卷之十一。十一。淳清故其臨終。委蛻以征。公有厚德。宜食其報。爾子爾孫。式穀惟肖。泉甘土香。日吉辰良。公魄藏焉。萬年無央。我作銘詩。以諗熾昌。

長樂知縣江陰郁文叔墓志銘

余友江陰郁文叔。解長樂令而歸。未至家三百餘里。客死崇德道中。蓋萬曆丙申十二月之五日。其明年冬葬。有期子廷芝等。以狀乞銘。余念庚辰六月。爲江陰令。客始獲交文叔。此後武林白門。一再把臂。情好彌篤。是烏敢辭。按狀文叔。

諱某其先山西之高平人自太子校書郎廷珪
徙吳之常熟子孫多顯者元季有子良者獨身
避亂江陰之安豐里樂其風土遂家焉子良生
敬常敬常生經經生珣珣生稼隱公芹芹生西
橋公寶寶生順湖公體乾是爲文叔之父娶徐
氏先舉三女晚而得文叔愛憐之甚文叔幼警
秀侷儻兩舅氏鳴玉鳴鳳皆宗陽明先生致良
知之學間爲文叔演晰輒領會其旨趣舅氏大
賞異之屬文有奇穎學書得褚米筆法間及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二

事亦楚楚有意或鼓琴自娛他如弄丸擊劍走
馬鬪鷄諸毫舉愉快事皆一濡首尤好賓客日
擊鮮刺肥歌呼卜夜不休蓋自弱冠時業風流
自命所在慕義矣已乃折節下帷一意攻本業
會倭變作縣起諸大繇順湖公力屈告哀于當
道忤旨幾隕杖下文叔泣曰兒何忍逸已而勞
吾父乃代父受役艱難萬狀幸免捶辱然家日
落不支矣由是感憤益下帷攻苦以就其業服
旣闋屢試有司文譽鬱起丙子登應天鄉薦方

紅 也道大雅
卷內

順湖公捐館時公私蠲集外侮內訌靡有寧日里中視文叔如顴卵然而文叔應之以無競曰士不困烏能激乎郁氏故力田世有陰德至文叔舉于鄉人人色喜而文叔滋益恭勉爲自樹卽向者下石含沙之輩匪直不校反因而德之或脫之阨其人媿謝于是遠近益稱文叔長者文叔雅曠達不樂仕進會內子夏物故悼亡之溺不欲居帷中始決意一出乙未謁選得閩之長樂令邑斗大濱海號難治文叔旣下車則興快雪堂集

卷之士

十三

利飭法杜飛詭黜羨餘平穀價覈軍實新政濯濯可觀于是邑苦旱文叔率父老暴禱赤日中三日雨大澍民歌神君雨乃首請賑貸故事行賑者以飽吏胥而文叔手自籍記身越層巒民蒙實惠矣大盜張利榮所至行劫火民居無算文叔密捕置之法通邑爲快時有議闢曠土佐軍興者一舉鍾則豪家擅其利而小民疲于役文叔乃籍前令蔣君所剗湖規載在邑乘者條上便宜遂報罷湖湄之民至今尸祝之邑治枕

首石面鰲山有山水之致地產荔子後熟而佳
五六月間四望燁燁如火珠萬樹吏散鴉啼不
廢嘯咏儼然稱仙吏矣而中丞直指及諸監司
莫不交口才長樂令檄受他郡邑獄訟文叔應
時剖決無淹晷焉以故名日益起而精亦日耗
病作遂解印綬歸部使者惜文叔之去令以微
罪行不妨薄謫豈虞其竟不起耶卒之日棺殮
之具率取之質券其所爲長樂有者惟紅蕉朱
竹建蘭數本而已文叔爲人坦易無他腸一見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傾倒洞見底裡其中判若白黑而口不爲雌黃
公車落拓垂二十年曰通塞時也未嘗一見憔悴
不平之色人或導之求田問舍則舉扇自障其
面至闢書齋華屋曲池左圖右史紛列几案則
津津勸爲之生平篤于大義卽薄遊燕笑或語
及倫紀未嘗不聳意動容痛順湖公之歿歲時
設祭淚淫淫不休曰安得自樹榮親以章服耶
事兩姊爲之誅茅卜居佐屨屨之急令卒歲有
庀焉兩弟在櫬櫛煦嗚卵翼擇師教之擇名

族婚之。以至保有成業。皆文叔之以其大者。如
修世譜。新家廟。于以合離萃渙。復構念祖堂。爲
文記之。別豎亭。河干顏曰觀稼。以示不忘前人
之烈。親朋故舊之貧不能存者。每加意周卹。歲
月間遺趾相錯于道也。尤喜從文士名緇。留連
山水。酬對名理。一歲中強半。客吳門。與文壽承
伯仲。彭嘉周公瑕爲忘年友。所最善爲王百谷
穉登。性不嗜酒。而儲美酒。娛客。前代豪于酒。如
劉伯倫。杜仲康。則立石表其墓。其高標雅韻。可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五

想見矣。嗟乎。文叔蒞長樂。雖未及暮年。而其所
建明施設。可當循吏。和親睦族。施及鄉閭。忘人
之仇。報之以德。可當長者。內行斬斬。厚植人倫。
彈琴讀書。可當儒林。捐金結客。千里慕義。可當
遊俠。是故宜有銘。娶夏氏。先文叔卒。子男三庭。
芝。邑諸生。庭。葵。布政司都事。庭。蓀。邑諸生。孫。男
六人。印。徵。德。徵。恩。徵。俱。庭。芝。出。祖。徵。庭。葵。出。奎。
徵。福。徵。庭。蓀。出。孫。女。十人。四庭。芝。出一庭。葵。出。

五庭。蓀。出。所。嫁。娶。聘。字。俱。名。族。墓。在。某。都。園。位。

祖塋之昭銘曰

名則揚舉于鄉，令長樂稱循良，蹈儒行，具俠腸。從爾祖，魄宜康，爾子孫其熾昌。

莆田縣歸安嚴君洎配陸孺人合葬墓志

銘

莆田君有妻曰陸孺人，先君三年暴卒，湖人言狀互異，然孺人內行實無他，而莆田君之歸也，勢不可問，狀不得已托聲酒自汗久之，亦暴卒。卒之後逾年而有司稍稍得其情，以快公論，可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十六

悲已君姓嚴氏諱廷儀字君羽登萬曆壬辰進士初治莆田有聲績自聞妻訃宦情益怠無何以應調歸里君白皙美丰姿幼奇穎讀書目數行下方伯陸公某擇壻得君喜故孺人歸焉孺人美而警敏姑慎春秋高間委篋鑰察甚媒怨集構竟以此失姑意卒不可解君之官莆田也孺人不偕往比走書相迎書竟浮湛已曲達一緘孺人喜曰君殆不忘我禍遂作傷哉君湖之歸安人曾大父賓壻前丘之吳始去菱湖家前

丘太父介仕爲福建布政司理問父汝麟嘉靖
乙丑進士仕終雄府長史母慎封太孺人長史
公四子君其仲也君死且葬長史公太孺人尚
無恙一子其宗娶吳氏前南駕部郎仕詮孫女
駕部君實狀君夫婦而乞銘于余君少年登科
官止墨綬未展其才夫婦稱兩美戕生肘掖不
獲修齡有足悲者非銘其何以快諸地下其宗
卜葬君孺人于錦峰山背之原而日爲六月己
丑是歲萬曆廿九年辛丑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十

十七

合而離乎生也多憂離而合乎死也一丘傷哉
莆田才餘而齒不脩孺人并命其娛諸幽

涉縣知縣栗菴王公墓志銘

公姓王氏諱某字宇定別號栗菴恭簡公長子
而字泰太史兄也其先吉州判官春之系自江
州徙金壇遂爲金壇人入國朝福二公菴叩登
聞鼓請代兄死歷謙恭崇三世出粟萬石賑饑
奉詔旌表曰孝義之門高祖諱鎮恩授承直郎
曾祖諱瀚封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祖諱臬

正德庚辰進士嘗諫毅皇南巡被逮杖闕下幾死直聲震天下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祠鄉賢世所稱遲菴先生者恭簡公諱樵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諡是爲方麓先生我東南巨儒宿學無兩其行事詳具志銘中妣曰虞夫人公生而明惠恭簡公坐之膝上教之字過目不忘五歲就外傳十歲能文意度豁如不屑章句天才映發下筆滾滾千言十七補邑諸生弱冠就學使者試麻城耿公拔置之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首遂廩于學宮自後累試輒首而數不利京兆試公亦安命怡然自如恭簡公宗紫陽三尺廩廩而公疏通出入百家稗官小說師春蠶簡靡不貫穿尤喜天竺先生書恭簡公亦不備繩也以貢入京廷試高等不願入國學請就教所司才公而卑其年不可奪得平湖訓導學舍清冷囊粟斗酒俱取諸家士非問奇謝不見有簡貴聲貧而才者餼之鱸宮苟舍親教之其潔身育士如此戊子試浙闈幾入彀而以廣文見格中

丞直指先後薦公宜在六館僅陞漳州府教授
公出恭簡公所著經術諸書與漳士之有志者
共爲闡繹閩中始知有王氏學公儀觀修偉動
人胸無城府推誠接物薦紳大夫無不獎重處
漳數年薦牘屢上而大中丞許敬菴公欲奏補
公漳司理屬以察吏事公微聞之曰柰何以文
學掌故驟膺事寄力辭得免會涉縣之命下遂
倣裝歸省恭簡公虞夫人于留都少司寇署請
曰明經宦十年可止矣願無去膝下恭簡公不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二

十九

可乃蒞涉邑在河北萬山中東接磁洛西則上
黨門戶其民獷悍尚武力呼盧縱飲醉則鬪爭
殺人諸不逞者至椎埋爲奸公下車曰此非柔
道不可化也頗爲講辭鄉約與相期勉不求速
化而漸就感格父子兄弟夫妻之訟不卽爲剖
諭令退思或付三老處分形以下罪當輸金錢
者貰不問冬月造庭憐其寒令無去帽往往不
終訟辭去嚴舉保甲法民生齒業作涖客子技
兒所經由按籍可驗百里外呼一人應期至無

違者盜發卽獲獲卽論竟不逞者無所容皆引
去芟除酒壚立行沽法里不得過三壚飲者挈
壺往不得過二壺夜聚飲者抵罪民始不便既
而樂其省釐亟稱便焉南山中地甚腴不蓄水
棄爲草萊公教以因庫鑿池建閘啟閉如江南
法其地漸開爲水田依時耕獲歲收稻數千斛
而民大悅征科主緩曰令赤子剝膚而官得上
考我不能然竟亦不大逋公性通脫喜娛文史
交遊不屑塊然與吏胥伍居歲餘邑邑不樂間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進涉士之秀者教之文其人亦遂有聲河北然
終不大快往恭簡公在南都平安之間數月一
至乙未謝政路益紆歲不能再至公益不安每
發家牘函表裏皆淚痕沾漬詣上官乞歸自丙
申冬至丁酉秋始得之瀕發士民涕泣遮留者
以千計爲辦香勺水禱于佛宮者又以千計迨
抵家而累糧重趼走數千里來寧者又時相接
也其得民如此公兄弟四人極相友愛當家食
時日聚首無間至是日率諸弟若子定省恭簡

公虞夫人退而治酒殽陶陶永夜顧影笑曰不
仕宦安知家食之驩也公素強無疾侍恭簡公
疾始疾患痿咳唾五色不一月卒又四十日而
恭簡公卽世年五十有四公天性粹白絕無世
間蹊徑篤于孝友與人交落落難合不可得親
疎然望而知其豈弟君子迄無相怨者爲文章
若不經意而明白條鬯情事都盡所著有武湖
藁漳南藁仕學篇粟菴日曆等藏于家性喜禪
宗伊吾五燈會元四家語錄正法眼藏俱上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每依止名藍則怡悅不忍去晚節遂爲頭陀行
熏染持木槌尤惡殺生在平湖日過武湖見網
罟縱橫數十艘取其所得魚投湖中歸質衣一
篋償其直尤不喜講學謂二子曰士貴信心而
行行而不衷雖甚名高吾不取也公脩幹巨目
紫氣鬱然容儀仙仙不事矯飾善食酒量至寬
一日無客輒不樂不營生產故久而益貧公可
謂古之任真人矣配賀氏子男二長懋錕癸卯
舉人娶姜次懋鋁縣學生娶蔡女四孫男二長

彥滇府學生次彥泓俱懋錕出孫女八俱懋錕
出往歲余過金沙時懋錕尚未舉鄉薦以公志
銘請次之卅今歲乙巳十二月二日壬寅之吉
附葬公九耀祖塋三昭之位懋錕親過武林手
公行畧以請乃節其語爲公志且銘之銘曰
懿哉長公人貌而天秉鐸聞浙分符中原不嚴
而化庶幾古賢沒先而父葬從而祖葆素歸全
九耀之圭

定番州同知葛府君墓志銘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一

府君之孫孝廉應秋去歲遊于武林以文贄余
余甚嘉賞之引爲氣類別而之吳中逼歲除始
還新安今歲春杪余遊新安遣使通孝廉君則
以府君病侍醫藥不得間久之余自黃山返孝
廉君訪余溪南則儼然衰經府君逝踰月矣請
曰以某之得幸于先生也惟是府君墓中之石
敢徼寵一言不朽余唯唯按狀府君姓葛氏諱
邦宗字維翰世徽之績溪人少藉爲諸生屢試
不售入貲爲國子生終不售府君自少負奇軀

幹脩偉坐立無跛倚凝然有大人之器人無不
厚期之父母蚤亡事大父至孝昧爽候視起居
進甘旨無乏曰令吾父在事翁寧詎止此每憶
父遺訓揭之屋壁動必道之父遺一妾事之如
母大父病侍湯藥不解帶三月嘗扶翼大父大
父曰異日爾必得孝子順孫之報大父歿居喪
哀毀骨立旣葬居廬中日上食如生大父有遺
妾事之如大母一日從廬中蚤歸道有物礙其
足則遺裝百金嘿俟道左久之一人號泣奔而
來則屠人某也府君詳詰裝中物何狀啟之而
合立還之其人願酬以半府君曰吾不愛百反
愛半耶其人泣謝去萬曆癸未補湖廣布政司
理問有檢校某者領官緡貢辦欲侵其金以授
鎔者鎔者匿其市銅之驗以爲已利金大減直
某怒捕問鎔者鎔者亦持銅驗抗之方伯怒甚
欲下之獄衆僚乞免乃下府君案之某父子三
人中夜入府君署泣獻三百金府君嚴卻之復
前跪曰一官不足惜此六尺以委公耳府君曰

諾竟却其金而案錄者罪事解某別爲具府君曰此前物易形者耳堅辭不受楚當入輸楮幣二萬金方伯謀諸當事者曰重矣往時解者每以染指債事纒繫京師經年不得竣事今諸屬請者紛紛獨某官嘿然耳謂府君也當事者竟以委府君官給衣廩例二千金府君復辭其半府君行數月部劄至事竣矣丙戌徙雲南都司經歷有推稅之委府君約取之僅而及額廉聲大起滇中城市故黔國所營金陵之新豐也街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二十七

故有馬廊頻年殷盛廬舍填隘黔國下令屬府君撤出故廊府君曰動則煩民或生他變且君侯出前驅後乘尚有餘地勿撤便黔國乃止在滇三年以入賀行擢貴州定番州同知致仕府君歷官滇楚若干年奉職不撓却金行惠所在感德往在楚市楮蘄州去郭百里見老嫗方饁問先驅此何官曰布政司某官某嫗蒲伏前曰吾兒賴公生全叩首而去越數十里又有釋畚鍤伏謝道周者府君皆不知孰誰其爲人所德

如此家居築別業日親魚鳥或課諸孫其中削
跡郡縣自號豐泉居士性簡淡無城府待交遊
响响遜讓不爲凌物親戚往來每居其厚生平
無宿諾僕妾註誤多得自容疾篤時見諸兒孫
不解衣席地臥逾月無怠意嘆曰吾大父嘗謂
我當受孝順之報今果然易簀之前一日曰人
死時多言鬼神我一無所見我氣盡時母遽哭
恐驚吾神勿作佛事其明日乃逝今歲乙巳三
月初十日也春秋七十有六子二懋學懋覺孫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二十五

男某某應秋登庚子鄉舉懋學等卜以某月日
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葛公克孝克終却金布德誦義無窮厄于
卑位其施未融山致其高雲雨必豐葛公之後
十世其隆

錢季梁墓志銘

余憶癸未禮闈今次輔少保四明沈公以諭德
首分校得季梁初場奇之傳示諸同事者咸嘖
嘖嘆沈公得人計必魁天下而索末場不得自

主司以下無不人人悵恨于是季梁一日名燥
長安邸中又三年僅成進士竟不得魁天下海
內人士咸爲季梁惜謁天官選又不得郎署出
知六安州初至旱魃爲災跌而禱于神甘霖隨
注六以有年在六五載釋寃獄鋤豪強尊者碩
興學校政教斐然六人德之不減怙恃爲起生
祠徙刑部員外郎未到官而謗作調知福寧州
季梁治福如治六尤斷斷舞文者然竟卒于福
傷哉季梁幼奇穎長而自斲舉止瀟洒望之如

神仙自癸未後文譽大振然名不稱才位不稱
望齒不稱德士林無不惜之按狀季梁姓錢氏
諱士鰲季梁其字晚而自號存菴武肅王之後
裔出會稽郡王景臻尚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賜邸于台其後越國公愕自台徙山陰入國朝
叅政循齋公述又自山陰徙杭始占籍仁和之
似蘭里述生康康生祺祺生玉玉生濂贈奉直
大夫娶孫氏封太宜人生四子最少爲季梁季
梁受易于仲兄某某舉鄉科仕爲某官季梁天

性孝友真仲約束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至成
立皆然贈公早逝哀慕終身事孫太宜人怡怡
色養強年戲綵不減嬰孺性恬淡屢空晏如不
問家人作業長兄蚤世事丘嫂如母族嫂孫嫠
而貧給養之終身諸猶子貧者婚予資學予修
游予裝死予櫬葬予壙無纖毫靳而家之有無
不知也亦不言居平喜獨處雖遠宦蕭然一身
讀書脫落章句直會神理山水之間得趣便往
發爲詩文直寫性靈不問工拙或脫草輒棄之

最善鑒文余友陸敬承典應天試號得人然半
倚重季梁汪解元鳴鸞卽季梁首卷也敬承從
容詢六士于季梁屈指曰某某已俱登錄生平
嗜司馬太史蘇端明之文所著述甚富有似僧
草檜榆集薄遊稿童子問釋擔志庚子辛卯雜
著等十餘種行世春秋僅五十娶鄭氏封宜人
子男一兆禎國子生娶凌氏繼張氏女一男三
彭春彭緒彭信兆禎卜以今歲庚子某月日葬
季梁于某山因余友吳君之鯨乞銘于余銘曰

卓哉季梁遂于文章兩佩州符施而未光孝友
恬淡詢邦之良誰埋玉樹于此崇岡挹彼注茲
爾後宜昌

五臺山舊路嶺龍泉寺開山莽會首塔銘
五臺山爲曼殊室利領萬菩薩住處震旦第一
叢林衲子輻湊而舊路嶺爲之咽喉甚苦盜賊
蟠聚山半畫地爲界號南北大王溝官兵莫敢
捕過客瑟縮相戒非聚百衆鳴金持械莫得前
者嘉靖中有莽會首者實現金剛力士身盡殲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八

盜賊而創爲叢林十方淨衆往來無狗吠之警
五十餘年矣其寺請額曰龍泉寺第三世住持
爲京師明因寺某今年秋慈聖太后遣名僧賜
大藏於天下名山某與龍華寺某當往天台萬
年寺价達觀禪師尺一謁某于武林某因得詳
聞莽會首事合掌稱佛讚嘆久之會首歸寂今
十四年矣塔于寺之西峰尚未有銘某以達觀
師命勉爲受簡師諱慧定字無盡別號南泉路
安邵氏子貌奇偉兩眸如電性倣葛不樂俗務

依某寺某師剃髮理會本分事有省詣臺山遍
叅耆舊禮大士像於南頂遂發願飯僧十萬八
千千日滿願莖菜粒米必躬親之人服其誠篤
師力藝絕人能兼數十人執作又言行質直無
文以故競呼爲莽會首聲震叢林所至人遮留
之答曰易處不住住處不易不顧行至舊路嶺
結茅聚衆以居盜怯師名而伺之甚密一日師
出菴破旣歸殘僧三四人持師泣幸徙菴避之
師奮曰不可死生有命賊何爲者尋且滅之言

已賊大至師手無兵器乃碎水缸擊賊無所中
賊知師無兵器乃敢相近鎗中師左脇師手接
其鎗踢賊仆地刺殺之賊駭退方入戶檢視傷
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縛固持鎗出戶厲
聲曰正欲捕滅汝輩今來送死邪賊怯不敢前
但持亂石遙擊師中額顱會龍泉關兵統鄭某
者與師善意師創盜潛以兵護之兵到盜散去
遍山覓師不得逮曉見深澗中僵臥一血人細
視之師也鄭號哭曰天乎奈何喪此英雄人耶

昇歸捫其胸尚溫喜曰是不死血迷心竅耳抉其齒灌以藥酒久之乃甦調視百日平復卽辭鄭去奮欲擊賊或難之師曰大丈夫欲除殘暴建立佛法卽九死豈敢辭結同志得五十二人俱英奇輕死之輩諸邊將雅熟師名至是遍謁之假兵器募糧草投牒帥府督府期一舉滅賊咸壯許之盜渠率百餘曹師悉知其姓名任處卒以兵相臨數日間無不就擒斬巢穴遂空時師年二十八歲矣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粥飯以雜華爲定課兼行一切佛事或修淨業或習禪觀或閱藏典歷五十餘年如一日一日謂衆曰時節清平吾將順化速請城上宗主師來諸方謂京師爲城上宗主師謂明因寺全公與師同讎盜賊者也全公習講律庭選爲傳戒宗師衆稱宗主師故師亦如此呼之旣至付以住持事剃髮沐浴徧禮聖像詣龕端坐大衆悲號聲振巖谷謂師曰奈何不少住爲七衆屏翰耶師曰無勞悲戀但念世界空花苦樂夢幻卽

見我已慎勿作去來想衆復哀留繪像師振威
喝曰咄豎子此金剛不壞之體堪充汝輩瞻仰
何用此幻妄爲遂端然化去時萬曆二年正月
二十三日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瘞全身于
山之西峰越兩月雷轟瘞處杭僧止堂者竊窺
師相鬚髮已長寸許顏色如生銘曰

大人出世或逆或順摩尼雨寶青黃不定彼勝
熱身無厭足王提吹毛劍殺人無量不犯絲毫
脫體承當目睛一眨大地刀鎗毫釐之間魚目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珠王巍巍定老真精進幢住處不易易處不住
誰敢櫻之如金剛杵吾今爲師揭開頂門放大
慈光照耀古今惟萬菩薩爲作證盟

三師三日也廿壽十六僧臘五十瘞全身于
阿用其時爲爲爲然去拜萬曆二年五月
釋曰世壽七十金剛不壞之體堪充汝輩瞻仰
長本已真矣於去來想衆復哀留餘繪相威

快雪堂集卷之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志銘

上林錄事少岳項長公墓志銘

余憶從先居士謁項子瞻先生于桃花里之墳舍蓋其所從廬墓處也先生進子授滄命酒驪若平生笑語移日此後屢侍先生追憶疇曩有如越宿而先生沒已三十年矣余自幼稚入衰艾閱世滋久老成益彫思先生之賢近世不可快雪堂集 卷之三 一

得在里中尤不可得而幸先生始克葬也喜之復悲之先生文彩高潔足當吾鄉聞人乃其所遭多故有難言者宜托大手筆如琅邪新都以傳而其人已不可作柰何以敝帚代庖耶然式瞻名流追念世誼感慨係之亦何可嘿乃雜采叅議公狀洎叔子德裕行畧而志之且爲之銘先生諱元洪字子瞻別號少岳贈吏部郎銓之長子母曰陳宜人而其兩弟叅議篤壽太學元汴則顏宜人所出先生幼奇穎大父長葛令某

最憐之。口授毛詩。卽時成誦。已補諸生。尋遊南太學。俱有令譽。陳宜人自舉先生而育之。業謝內政。屏處而先生與之俱。所支仰或不給。母子怡然不問也。旣終。陳宜人喪謁。選得上林錄事。雅非其好。然交遊日侈。無何仲成進士。尋奉使歸。侍贈公。其明年贈公不起。而所遺貲頗厚。先生聞變。邸中會奉玄禁封。逾冬始克奔赴。而贈公業就殯矣。先生痛不得視含殮。號哭奔詣。殯所廬焉。至先人所遺多寡。一不問。旣免喪。投牒。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

請老謝遣家事。屏居祖塋別業。以文史翰墨自娛。親賓或從之遊。不拒也。暇則命舟載酒。村宇僧廬。所在留滯。口不談生產子母之事。不妄取人一錢。鄉民有爲不善者。畏使先生知。季嘗鬻質米萬餘石。而爲其所訟。琅邪王先生以叅政守嘉湖道。當聽之。宿高先生行。喜爲之德。授指有司。聞之。先生不可以書報。龔令曰。余不能庇弱弟。柰何乘其危而利之耶。龔義之。聞于王。嘆曰。俗吏汗高士耳。事遂寢。先生終不言。

倭之入寇也議城嘉善諸當城者利其居址咸規倖免先生址當西門立捐之不受直大司空陳公道基時爲冷義先生而暴其名循入臺後先生名藉甚諸公間陳公力也先生爲古文辭時逼秦漢詩更雋永早歲織紵漸歸大雅錯出奇麗季嘗鏤板行之未盡也好臨摹古法書小楷嚴整尤工草聖方在京邸稍喜爲名高游納頗廣而善遠權勢姻黨有柄事者屢見推轂先生卒遜謝不往人益高之居恒陸沉無所可否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三

至談鋒所觸勁氣奇節時時鳴露老驥何難千里哉余謂先生高節獨行兼以文采風流卽在古人中自不易得况風靡教替之日而有若人豈非猛焰中一掬清泉耶然璠璣之質彫磨益光松柏之姿凌寒加翠則先生之所遭亦有助焉先生之久沒而不葬也則以待陳宜人事具琅邪先生志中今又十五年而始舉先生之葬傷哉貧乎可悲已先生卒以隆慶壬申某月日距生正德庚申某月日春秋七十有三娶范氏

舉人欽女繼王氏中書如女子男四長德基荆
府紀善娶李氏僉事儒烈女次恒岳郡諸生娶
張氏諸生榛女俱側室馬出次德裕邑諸生娶
屠氏封兵部員外郎孟玄女次道民國子生娶
陶氏國子生訥女俱王出女一適國子生郁大
同亦馬出孫男七人弘鼎弘龜德基出鼎揚鼎
振鼎操鼎授德裕出慶生郡諸生道民出孫女
三所娶嫁聘字俱名族諸子或詩或書俱能世
先生家法道民最才而天至先生得就窀穸則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四

裕有勞焉銘曰

懿哉先生夷扎之儔才高坎壈寔命不猶仲乎
季乎富貴多憂豈若先生蕭然無求無求無喪
後宜蒙休千秋萬歲保此一丘

貴州銅仁府經歷馮季公墓志銘

季公諱嘉議字猷卿別號季白姓馮氏福建左
叅政諱臬謨之季弟也世居海鹽之梅原鄉梅
原之馮至叅政而大家世詳余所著叅政志中
初封公食貧兄弟俱以尚書教授當湖又數年

叅政公始顯公試于鄉一不得意弃去遊南太
學文譽益起知交爭下之再試應天復不得意
慨然曰丈夫能以一命自見何必科名耶時叅
政公宦業益隆而公偕仲奉封公養于家久之
謁選天官得銅仁經歷公單騎從兩奴子走五
千里赴之郡在萬山中民夷雜處田于山椒以
雨爲命雨不時至率聽其槁落公爲相便宜築
陂障水自高而下逋相灌注時跨馬田間董勸
農事若家督然郡自此有田可耕矣民與苗市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五

互得窳物贖價而利歸市魁公設法平之苗感
德呼公慈父苗嘗掠良民數十去大帥貪功啖
以利令反掠者苗若干護之入境中道伏起盡
殲焉而以首功上苗恚甚後大舉萬人壓境郡
兵僅三千積弱無鬪志兵使者吳興張公某才
公且爲苗所信遣使諭解公先爲尺書張朝廷
威德徐以單騎入軍中苗見公卽羅拜公謂之
曰吾視若皆赤子故止張公兵且無動而躬諭
若禍福若聽我今日不聽我卽殺我亦今日吾

不能還見張公矣。于是苗崩角號泣，向公曰：惟公命公吾父，必不欺我。即日散去一城以全張公。大喜曰：我得馮君賢于十萬師。且疏薦公異擢可待，而公感夢心動，遂致仕歸。民夷遮道哭送。公纍纍百餘里，卽監司守倅，得民未有若公者。既抵家，果有內人張之變。又二年卒。公爲人剛腸嫉惡，見義必爲，不受淄垢，而好行其德。不休貧交，有望于公，傾囊周給，終不責報。而豪少年借交爲暴，公必挫之不難，以身爲市。叅政公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六

官嶺南有軍事，公從訪之。一懦將畏當敵，欲因公求脫。昏夜投公千金一寶劍，公叱之去。卒勸罷將，此人臨別叅政公，解十金爲贈。公曰：吾以絲纊易犀象，息錢十倍，何煩兄爲？立却之。旣歸，則親黨之餒者飽，寒者絮，喪久暴者葬，息錢立盡矣。公五十無子，置貳莊，生振宗。生之日，公方治具爲鄉里貧寒解一大獄，爲善之報如此。振宗長而能文，與余遊。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元。配張氏，處士某女子，男一卽振。

宗莊出太學生娶徐氏太學生繼美女女二長
適儒士陸雲程次適諸生朱正學張出公卒後
八年某年月日振宗得吉壤于某鄉始克葬公
而余爲之銘銘曰
山有陂水湯湯季在銅杭稻香十萬師一使當
士而才錐處囊何必賢能科從王季與伯寧讓良
多爲義後宜昌

上林苑監署丞秦君墓志銘

余年十七充青衿生時錫秦公虹洲先生爲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七

學使者後公歷方伯終于家而余克以公之餘
教舉制科官史局往來于錫必式公之廬因得
托契于公之諸子公四子中舍君與署丞君最
卓朗雙稱白眉往東海屠隆長卿負才名中讒
罷官貧不能歸中舍君無一面之識立捐數百
金助之聲名一日振都下於是天下士咸知有
秦仲子矣而署丞君之才華意氣與仲子畧相
當今署丞君死矣仲子以狀屬君之子諸生爾
佳走白下索余一言爲之銘余安敢辭按狀君

方伯公第三子諱焯字季華宋淮海先生觀之
後世居錫之玄文里高祖永孚以孝旌曾祖鏗
弘治甲子鄉貢士都察院都事祖瀚以方伯公
貴封通政司叅議父方伯公諱梁母陳封宜人
君生于南昌理刑公署幼聰慧絕人方伯公居
諫垣與吳太史澤峯先生友善見君知非凡器
以愛女字焉稍長能屬文籍爲諸生大有時譽
然而善病又屢蹶于場屋方伯公陳宜人故憐
愛君欲少休之因令遊南太學已居方伯公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八

益毀瘠而陳宜人病痛風幾絕者數矣君扶病
從兄中舍焜奔走醫藥夜則假卧榻前省侍惟
謹凡三月而陳宜人始起然君亦憊矣君性孝
友事兄變及中舍焜曲盡恭順有無必相通變
先君物故君方垂髫而嫂談惟一女無子欲得
君爲後請于堂上許之于是君事嫂若母君旣
婚多子方伯公謂弟後兄不順遂以君第三子
後之是時談方推其橐厚所親君一不問而所
生女已適顧氏君益推厚之如丈夫子會嫂卒

君籍嫂篋藏及腴田千畝令嗣子與適顧氏女
均有之餘金若干復授顧甥曰以此助甥聘婦
君之孝友不私其財大都類此己丑歲荒時有
司議富戶量出粟報官損價惠民以抑騰踴君
首應議出粟獨多先是戊子歲舉家病疫死者
十五六君亦奄奄枕藉日者謂君病當愈若歲
在卯恐不利能散千金可禳也會開例君入貲
授上林苑監署丞以侍陳宜人養未赴官而辛
卯果疾作先是不戒于火驚陳宜人而中舍兄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九

又遠處京師未得侍養君憂悸不進食者彌月
遂移書中舍兄永訣其言曰生平酷慕孝義僅
得鄉里稱善人天雖不假以年死猶瞑目但高
堂母在諸兒未睹成人吾嘗擇魁儒厚館脯孜
孜寒燠豈一朝乘化吾何以堪賴吾婦勤于操
作得姑氏心復能贊吾不逮他日當以母儀終
令譽母使諸兒墮業又三日乃卒傷哉君春秋
四十有三配吳氏宮諭澤峯先生女子四爾達
爾佳庠生爾載卽嗣兄燮者爾基女一字南京

兵部主事周公子文子某爾佳等奉陳宜人命
卜以今年癸巳十二月某日葬君五牧新阡銘
曰
方伯之子中舍之弟與善徒云君也早世君之
諸雛能讀君書庶幾飛翻食君之餘五牧之阡
泉香土腴君之樂此萬年其居

孝廉曹君墓志銘

蓋孝廉君爲曹生重甫之父重甫家青浦往歲
余同年屠長卿作令會余在告時赴扁舟之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一

因識重甫重甫恂儒生而善讀書治生所著
五言綽有秀句多長者游余愛之輒居停其家
後十餘年余從山中起佐南雍而重甫尚以諸
生卒業又明年秋九月重甫手其尊人孝廉君
狀叩首請余銘其墓余多重甫之誼且雅故孝
廉君之賢故習聞之乃不辭而爲之銘按狀孝
廉君諱世龍字子見別號見溪先生世居上海
之十八保至竹泉公者徙縣東數傳爲南溪公
龜以高貲聞輸財助邊授指揮使南溪公徙家

亦反心字通
下不得安
處會意
言旨硯喪
不文故弟亦
補

輸
指所送
去聲

澱湖之西曰棊村所娶曰閔碩人子三長世祿
次某季卽孝廉君君生九月孤二兄僅垂髻贅
婿顧淳者業以南溪公遺命撫諸孤而反利之
遂盡有其田廬赤仄而逐諸孤別居世祿奮摯
二弟僮奴扶柩置所居設靈幕受弔唁親黨壯
之皆不之顧而之曹矣淳意不自安且慮曹氏
終軋已乃構與大訟孝廉君始勝衣卽隨二兄
詣訟庭以至成長時上海令閩人鄭洛書年始
十九廉明吏也詢得其情庭詰淳而婿曹受遺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植孤寡而反吞噬之耶淳悚服具以狀白直指
直指直諸孤責笞淳四十論爲城旦而田廬盡
返曹氏又責償遺貲三千緡淳故有拳力巧訟
訟牽連不得解凡歷三直指十五年各破產業
厭訟而鄭令奇孝廉君狀貌謂世祿等曰而弟
非凡兒終當大而氏其善護教之母令久溷胥
徒間也世祿感悟輸領三千緡虛牒于是立罷
訟孝廉君受書時年已十五六而伯兄急其成
立嚴督課之屢加榷楚孝廉益感奮晝夜伊吾

踐更律
代役月錢
二千之

不絕聲遂善舉子業充博士弟子凡經傳子史
百家之言無不研覽窮其旨趣蓋學成而家益
落矣嘉靖己酉孝廉君領鄉薦時閔碩人年七
十餘病依牀褥而為孝廉君強起受匕箸伯兄
尤驩甚曰鄭令語吾弟當大吾家果然孝廉君
天性孝友內行淳備事閔碩人雖居貧必營進
旨甘敦色養之愛有疾躬調藥餌不解衣而寢
居喪盡哀至骨立歲時祀先必大慟累日不怡
與二兄同財共居者三十年無幾微相忤人以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為難君感伯兄教誨至于成立終身父事之析
家後一味之甘未嘗獨享有吉凶大事必推伯
氏為主而已佐之豐儉依禮遠近式焉兄困于
踐更君捐役田三頃助里中役以為常兄乃得
休息家漸起兄弟相友愛終身蓋君之孝友大
節可指數者如此君才高數奇屢上春官報罷
畧四十有九而卒大業不遂中壽不登惜哉君
百懿行茂績在里中者最多里人樂稱之嘉靖
不酉東南大水家去郭十里而近圩田約千餘

頃君鼓率丁壯作巨防護之田不受災所全活萬計君不喜泛交至于義故輒披衷見赤或有異同必曲爲開解無詭無隱族屬親黨或有急多方濟之賴以舉火者若而人而終不責報人以此益多君閩中被倭前令鄭君之家燬焉其子避地雲間君德鄭令割腴田如干畝業其子曰以此爲公祭田且倡同邑好義者競輸田鄭氏子孫至今往來雲間食稅不替故鄭令之能樹德曹氏有以居之而君之高義亦足多矣哉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三

三娶兩王氏顧氏子男一志伊重甫其字太學生女一適謝允承孫男女八人先是松江割華亭爲青浦君居在割中青浦廢仍藉上海今重甫復爲青浦人孝廉君墓在青浦某都某圖去所居若干里孝廉君沒凡三十年而余始克爲之銘銘曰

孝廉英英始困而興非鄭令不能庇其家非伯兄不能就其名投我木瓜報之瓊玖我思古人君庶無媿鬱鬱芊芊孝廉之原錫之銘詩以矣

勿誤

光祿寺署丞志棠沈公洎配王孺人合葬
墓志銘

丁丑南宮之試余幸與沈茂仁同舉比又同讀
中秘書先後列史局時觀察霓川翁尚無恙而
光祿公稱鴈行余俱嚴事之沈氏自東園翁以
忠厚素封起家至石雲霓川兩世益培而大之
光祿公席父兄之華析居南滙與北宅角立鼎
盛子姓彬彬有搏風入雲氣色無何太史且嚮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四

用而物故觀察繼之志棠翁哭侄哭兄太史卒
後次子鳳婚于余甫弱冠而天又哭侄孫北宅
零替僅一諸生支其衰而南宅之盛自若光祿
公故有痔疾每發則臥治逾月或旬餘而復每
厭參芪逾于梁肉十倍以爲常自孫鳳物故感
傷之餘氣血大耗每發輒加重去秋杪余尚視
公榻前公猶能強起舉手謝對坐良久而別自
後則日深矣二子自郤自郤先已析居俱有聲
太學自郤幾登籍而以嫌斥者再人尤惜之公

竟以仲冬不起。明年二子匍匐至武林，以墓中之石乞靈于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公姓沈氏，諱某，字道明，別號志棠。晚年稱巢雲子，亦稱澄源居士。沈氏自汴從宋南渡，家會稽。洪武中有庭芝者，自會稽徙松江七保，又徙遷善鄉。宣德中割遷善隸吾郡之嘉善。庭芝生瑾，贅居秀水，思賢鄉之長蕩，遂藉秀水瑾生璠，璠生淵，是爲竹隱公累世。皆以孝弟力田起家。竹隱公丈夫子五次，度曰怡筠，公能大前人之業而好行其德。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五

鄉人迄今頌之，是爲公之曾祖。祖諱復，卽東園公。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考石雲公，諱謚舉嘉靖己丑進士，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元配勅贈孺人盛，無子，繼誥封恭人盛。十年而後舉觀察公。又十年始進二潘碩人，而公生矣。公自少穎異，白晳豐下，聲如鍾，石雲公甚奇愛之。甫二齡卽爲締婚，比部一山王公女。王故宿儒而師觀察公者。公四歲觀察公舉于鄉，賀客填擁，公以幼孺與賓客揖讓如成人。稍長從塾師授章句。

時石雲公好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公從旁竊聽無倦八歲從官江右所過山水輒有品題石雲公每奇之年十一喪石雲公從觀察公哭踊無逾禮旣免喪學亦大就十五補諸生有聲黌校十八王孺人歸是年觀察公成進士留邸舍公弱冠攝家政井如臧獲無敢勞者盛恭人潘孺人亦兩宜之二十遊南太學應試不售歸益發憤攻苦三年再試其氣甚銳會觀察公以郎署分考京闈格不入試公曰進退命也怡然歸

且以慰母潘曰兄典試進多士與兒一人之進孰多況更有不可必者于是母子俱釋然盛恭人從觀察公入蜀以脾疾卒官舍公聞訃大慟且經紀喪葬事甚豫及旅襯歸執喪哀毀如喪石雲公服闋與觀察公詩酒酬和數載而莊事加謹每讌集不敢與鈞禮已而觀察公歷魯藩秦臬三事在望而茂仁翱翔玉署銜詔冊封便道歸省光寵赫奕照映閭里公曰盛矣盛而虞衰可不戒乎無何觀察公中忌歸謂公曰悔不

早用仲言是時公業息意進取乃入貲拜大官
丞非其好也公於書無所不窺書登北海之堂
詩進大曆以上晚尤工堪輿喜木講師九星三
元飛白之說每治冢宅與諸地師上下議論而
斷以已意人莫能難觀察公之葬也竟違公意
已而多凶沓至公益恨其言而中矣公天性孝
友宅心仁厚事關義故損已不卹項氏姑捨其
城居而改卜諸鄉潘孺人以謀公公割義溪故
址居之時地師謂此地良可業後嗣無輕擲公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七

叱曰女弟居卽吾居況出母氏指耶立檢地券
授之推予有利勿問直爲潘孺人營兆域其陽
有水法當塞土豪某持之或欲理之官公不可
啗之厚利厭其欲而始塞有叔與公少同學相
驩後以汙萊相售昂其直數百金三議加而未
已時以非禮至公輒具卮酒延鄉三老開說事
理且爲驩然道故叔亦降心遂復舊好去老僕
某者其嗣爲諸生而家頗厚傲倪不遜至舉詞
揭子弟輩欲正其罪公念老僕夙著勞勩聊示

待百
田
卷

薄懲令得挾餘貲稱素封于他境巨豪某與公
構隙舊矣會臺使者行部陰檄邑長吏密以部
中奸豪主名聞於是邑令朱召屬公曰此若仇
也若必悉豪黜法事其疏列以聞公曰豪某奸
罔故應罪下石非余志也請辭豪竟獲免里有
爭田者既質成於龔郡公而觀察公則龔鄉闈
座師也方習靜不聞外事而其不直者輒托女
巫乞靈錢恭人要公緩頰既得請持百金爲恭
人壽恭人析其半酬公公謝不受既而召某甲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八

前曰吾所以不吝齒牙者重丘嫂命耳豈爲若
曹且事宜有反覆卒不名其一錢其後受抑者
果得伸於臺盡反侵田時人服公介并服公識
市魁某某負公粟直過期不償或謂公損觀察
或太史三指刺立致之耳公掩耳曰三指刺可
常恃耶亟焚券此視調粥糜振饑者等耳致之
何爲公之存心篤行大率類此公生平不善食
酒至留客飲欲傾家釀所談說俱中名理馭下
嚴而恕教二子慈於衷而莊於色臨逝衣冠儼

如嗚呼若公者可不謂鄉之通德國之善士哉
元配王孺人比部郎愛之女也母曰賀孺人其
先自大同籍嘉興代有隱德自徐聞令始顯徐
聞比部父也孺人十七歸光祿公兩宜盛恭人
潘恭人盛恭人語人曰人謂我憐仲固也匪徒
憐仲憐仲婦耳孺人不好爲容華嘗衣大練或
謂家故饒柰何服此曰吾豈乏諸手繡鬢哉不
敢忘盛恭人之教儉也聚羣婦一室陳絲枲而
躬課之曰不敢忘盛恭人之教勤也公有女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十九

二歸項與盛孺人爲奩具千金無所恡盛姑旣
嫠居請并其二孤歸養之曰噉之不哺而俟其
覆巢不已晚乎潘孺人悟首肯立歸之女字周
者旣請期矣而公方落羽歸慮奩之未具欲更
其期孺人曰具矣視嫁二姑者公由是愈賢孺
人蓋孺人明潔有才畧凡祭祀燕享靡不精辨
妯娌愉愉臧獲器使而能恤先公若干年卒公
春秋六十有二子男二自郤自郤女四孫男五
純祐純某自郤出純祉純禧自郤出自郤卜以

今歲乙巳某月日葬公良字圩之新阡而以王孺人配公所自卜也銘曰

次公幼成淑慎爾身當盛慮衰爾識足珍家成嗣賢小屈大伸良字新阡翳此玉人賢婉相從娛爾雙神

許次公然明墓志銘

余自隆萬間娶今孺人遂依外氏家武林外王父樟亭先生以文學掌故仕楚藩爲莊王所知時已歸臥能讀書自娛多長者遊暇日余因問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一

武林士大夫能讀書治古文辭爲誰曰有二許先生者一爲方伯茗山公一爲比部石屋公俱有集皆不在矣比部有子平輿余友也而茗山幼子某跛而能文余識之已而平輿屢過沈氏余得與酬往一再滔滔腹笥殆未易測然而著作絕少俄而物故又久之始得與然明論交因然明得盡交武林名士如黃貞甫吳伯霖張仲初諸君子是已余入仕三十年強半里居而居武林者十之八花朝月夕偕然明者又幾十之

六七又嘗附余五湖舟品泉揮麈相晰夕者至於再三蓋然明不善治產又好客客常滿座然不善飲微濡之卽面赭欲頽乃淋漓豪宕之趣每轍宵旦諸酒人潦倒零落而然明興勃勃未已金錯到手卽盡婁困于家不得不以遊佐之閩楚燕齊數千里外歲一遊或一歲再遊嘗裹數十百金而歸歸數月又盡貧自若最後應某貴人召北遊過吾樵李隳水中獲拯而返自是不復出矣以萬曆甲辰九月十五日卒于家年

五十六耳所著作甚富詩勝文詞又勝詩而其性情之真素興趣之超遠又有不盡于著述者公諱次紆然明其字最喜莊周又自號南華有米氏石癖雖極貧猶貯奇石數十方百金不與易其人可知已許之先出于四岳徙自燕東安至然明六世然明兄弟四人母曰包宜人四齡失母張夫人實字之然明天性孝友自童稚稟張夫人之教伺夫人喜愠甚微夫人生叔子某愛然明甚于叔而然明事伯兄某甚嚴凡事必

稟成侍坐終日無惰容友愛叔季人不知其異
母出也然明死而許氏之美幾盡惟兗州別駕
令慈在耳令慈爲石屋公次子平輿公弟與余
善名家有賢子孫甚難吾於然明之死不獨惜
良友尤爲許氏惜云然明娶平氏先然明三十
年卒生子兆男邑諸生銘曰

許氏二難方伯比部其嗣俱賢鳳毛翠羽賢哉
然明志潔行芳貧不治產客常滿堂晚而好遊
聊以徜徉其身則困其名則彰我作銘詩楮墨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爲香

善人徐翁墓志銘

徐氏故與余外氏有葭莩之親而翁之子梁與
余友海虞繆仲淳最善仲淳歲主余常數月梁
來最數以是善余余視梁真無懷葛天之民也
使人人如是豈煩置官長而治仲淳笑曰君獨
未見其父耳於是余心仰徐翁甚丁亥之夏仲
淳與吳人樂子晉遊天目翁忽發興蹇裳從之
子晉亦余好友而性號清癯不樂與人偕至是

集頌猥
世拜

與翁同臥起者幾旬日既返余問徐翁何如子
晉云翁臥不解衣四鼓輒起坐口喃喃至旦不
休則誦彌陀普門金剛般若等經呪而俗傳水
府三元經亦與焉盥櫛竟跪稱佛菩薩及尊神
名號僕僕數十拜餘時則默坐嘻嘻怡怡而已
余戲曰子睡魔爲徐翁所逼迫將無遁去乎相
與大笑不止翁生平不甚出門有田十餘畝在
晉水歲取租一往晚年因仲淳子晉得至天目
此翁生平一段奇事也翁淳朴無他嗜好衣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之餘輒推以食僧僧至擁篲迎款有如活佛食
僧之餘以施貧乞病苦不令囊有餘錢密藏師
未薙髮時嘗以乞食過翁翁識其有異留款數
日師亦安翁自後數飯其家翁父子得善仲淳
因藏師也去歲翁年六十有一里中父老及諸
文學服翁善行言有司以衣冠旌翁而翁病矣
至沒神氣如常念佛不輟翁其往生安養者耶
翁諱淶字彥東別號南泉居士其先汴人宋建
炎中徙杭 再徙城十傳至翁祖曰旻冀

州知州昇之弟父曰良玉母沈氏兄弟七人翁
最少六歲失母繼李育之長出贅錢氏南京戶
部郎中俊之孫女生一子卽梁娶宋氏孫男二
長文煥聘庠生宋某女次文煥未聘孫女三梁
新卜地于錢唐西山舊龍井之原將以今歲已
丑某月日葬翁而乞銘於余銘曰

嗚呼徐翁生戊子沒戊子六十一年爲善而已
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消古稱溫伯雪
子而翁其侶震丹國中減一念佛誦經之善人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三 二十四
極樂刹中增一聽法行道之開士翁神已超翁
魄寧死翁悅永藏龍井之里銘翁者誰國之舊
史

身及愛善善才才身及及及未與斜文三樂
暗腹中劍文斜文土一子贈梁娶宋氏斜畏二
晁少六歲犬母繼李育文身出贊錢氏南京戶
部郎中俊之弟父曰良玉母沈氏兄弟七人翁

快雪堂集卷之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楊兆開墓誌銘

楊生兆開與聞生子將。鄒生孟陽俱西安方孟旋高足也。余得方生于南雍。比歸西湖。益相親。三生者因方生納贄。咨商文藝。去春孟旋假館靈鷲。聚所知五六輩爲濟河焚舟計。而徐生孺子忽病歿於子將家。孟旋遂以柩歸。而兆開者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一

子將姊壻也。七歲而孤。十一爲聞氏養。壻與子將輔車相依。以切磋其學術。人品省幾二十年。今歲文課。楊生獨猛進。余厚期焉。至冬十一月一疾不起。方生自西安赴哭之。信宿而去。以書相聞。余始知之。一歲之間。隕徐生復隕楊生。而孟旋子將兼預其戚。豈非斯文之厄耶。然子將之痛楊生尤深已。按子將所爲狀。生諱啓元。字兆開。漢太尉震之後。歷唐宋。代有顯人。誥勅具載譜牒中。其先華陰人。後遷閩。復遷四明。曾祖

德始遷武林定居焉祖仲富好行其德人負千金不責償號爲長者父世華讀書未遂三世俱有隱德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目數行下七歲失父母繼之哭踊如成人依于祖祖爲納聘聞氏無何祖又歿外舅憫之收歸與子將共塾而學生事外舅若姑猶父母也而弟畜子將一家無不宜之生自幼明悟堅忍有大志或憂楊氏家瘁不堪習儒勸外氏入貲爲藩司掾生不可泣曰吾父讀書半生攻苦未遂兒冀述其業少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二

酬之柰何甘爲人役耶遂令竟學以勤瘁得嘔血疾十三試爲文雄快喜遷史好臧否古今人物稍長豪于酒高視闊步不可一世亦多忤物甲午試有司不利益下帷發憤得怔忡疾自此學益粹文益老而名亦益起庚子就試縱橫數千言邑大夫劉公大奇之是年始籍爲諸生又四年竟以青衿歿傷哉生近歲留心性命之學儒先理窟日夕研討屏絕嗜慾忍人所不能忍清羸多病頗問津衛生家言間入筆記步趨談

笑斤斤老成一變其傲睨雄豪之習矣生自幼孤苦成于外家故視子將如手足稱最相善朋友則鄭瑞卿鄒孟陽開化張懋良後又得嚴印持忍公季方三昆季他無雜交昕夕切礪長善救失不憚深切諸君子畏而親之所師事惟方孟旋與余生性至仁孝遇父祖忌日茹素戒飲未祭不先食事外父母忠謹更效規益持身嚴密不苟嘻笑雖閨闈間亦無墮色嘗語子將曰吾無父母而有父母無兄弟而有兄弟擬終身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無析居以終此樂然爲楊氏蒸嘗計未免別立堂構柰何因哽咽泣下然居甫就而疔發不及遷以歿初疔作不知其爲疔也觸犯禁忌遂不可救豈非命耶春秋二十八娶聞氏子二女一俱尚幼銘曰

嗚呼楊生始豪卒馴屢變屢上其文其人孝弟忠謹天之所伸未壯而天回也則仁孰促其筭而亨之名我作銘詩耀之千春

有明塵隱馮季公墓誌銘

季公諱某姓馮氏字忠卿別號季山晚而築室
苦吟顏曰塵隱遂稱塵隱云公之先居海鹽大
易鄉宣德間析縣爲平湖人高祖某徙京師祖
某由順天鄉舉仕爲遂平令又徙平湖生給諫
公某以抗直外謫不竟厥施而以忠厚孝謹昌
其後長子太僕公某以三品滿考贈遂平令以
下如其官家聲益赫赫大公之前有仲早天公
爲少子生于常熟官邸父夢神人手褒衣生授
之而孕及生子以爲貴徵公幼清羸又失恃給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四

諫公憐之甚不欲其苦伊吾而公益勤髫歲卒
業經書善屬文出其流輩十六補邑諸生一應
鄉試不售乃遊南太學益肆力于文名高數奇
凡四應應天試終不售有將登名而失之者蓋
竟以褒衣終矣公自幼有至性十歲哭母屠哀
毀如成人而事繼母徐如其母或示之間莊語
謝之終不言間者媿止卒以孝聞給諫公家居
獨季在子舍侍養曲盡誠款給諫公安之甚給
諫公好施與極盛賓客公一一供辦先意以待

又於郊外飭池館蒔花木從給諫公嘯詠其間
給諫公每對所親曰榮我者長子逸我者季也
如是者二十年比太僕公以終養歸念老親甘
毳獨煩季將割奉歲佐其半而公不可曰養而
償謂子何仲之天也從父命以次子禪沒之所
遺田宅僮奴法當入沒者公為禪受五之一餘
推與太僕公均有之人多其讓太僕公物故里
中豪少年齷齪其孤禮公捍衛之甚力身自對
簿請于直指使者即窮治有狀願以身坐既抵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五一

豪少年法而公又請寬之曰寬之或薄孤禮怨
耳人以此益服公長者先是邑有漢塘自西郊
屬之郡延袤四十里水齧塘善崩給諫公歲繕
之不廢行路誦德而齷齪者反以為詞指德為
怨乃公益務施已責為德不休曰先大夫之志
也自族屬親友迨一面薄識鄉閭道路之人婚
嫁喪葬一切有急無不赴之如響貸子母不能
償者立焚其券惟恐傷其意他如掩骸骸斃燹
梁施茗粥耳目所及無不勸為之義居之廢於

族人者復之已從太僕公置義田贍族矣又割
已田若干畝人給之一山東人客湖與妻女俱
溺歿公棺斂資道里費歸之蓋千里誦義矣公
所新古忠貞廟貌甚夥而浮屠老子居僅十之
一人問之曰吾自用吾家法耳公形癯神挺額
慙慙如有憂然氣和語莊進止皆有恒度而胸
次灑然與人交終身無亢色亦無媒語閨門之
內斬斬如也自少留意詩律晚遭多事吟咏益
盛步趨王摩詰劉文房居然入室所遊遠不過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六

金陵錢塘而興寄畱連弔古貌物新語勃發所
著小有集若干卷藏家塾卒年五十有七太史
華亭董君狀公行事而咯嗟反復於公之孝云
親見公於父母忌日必設像祭嗚咽不成聲赤
腫承睫若始居喪時又于給諫公所御几杖圖
書屬寸木片紙雖極朽壞謹襲而藏之無恙其
病咯血得之苦塊間公諸嫩行皆從孝生宜從
貞曜淵穎之例私謚公孝馮季子允哉嗚呼以
公之篤行而籍未脫諸生年未登中壽遇不酬

德惜哉子四長伯禎次伯禋卽出後仲氏者次
夢日殤又次慶孫殤女五禎禋自幼文學斐然
俱受經於余又俱嘗割股截指調羹以進希愈
親之疾能世其孝蓋給諫公之家教遠矣沈孺
人舊葬縣之德化二都呂家圩不吉遺命改葬
得兆于某都某圩今歲乙未某月日禎禋等將
合二尊人之葬乞銘焉銘曰

惟孝馮季惟民之式親安其養族懷其德曾羅
墳典手揮珠璧宜紆青紫而老逢掖宜躋耄耋
泱雪堂集
卷之十四
七
而餘五十挹彼注茲君子之澤于千斯年視此
銘石

處士懷耕許君墓誌銘

吳中最勝處爲洞庭兩山其人民淳朴習賈而
好客賈迹遍天下而遊屐亦來四方余遊兩山
主東山許生志問其父懷耕翁年且八十而視
矐趾安風貌甚古余甚敬之年八十一而逝余
方婚仲子未及弔翁之喪而志問匍匐西湖乞
銘翁墓嗚呼翁孝友忠篤有先民之遺行是宜

得銘按湯孝廉狀翁諱某字完之別號懷明世居東山曾祖安祖行父必能母顧家世積善以至于翁垂髫侍父賈金陵卽稱心計冠而孤棄賈養母以孝聞母不樂厚費翁屬族人忠謹者以餽進母日享甘脆而不知出于翁如是十餘年母卒毀瘠如禮歲時伏臘必懸兩尊人像中堂前三子道說艱難誨之成立言與淚俱家世善賈族人能賈者任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業以益饒翁性坦直與人交洞見底裡不侵然諾快雪堂集

卷之七

八

狗人之急解人之爭人卒負之不形于色尤好施與有求于翁無不量力周給不傷人意法海靈祐詩山諸浮屠下逮津梁道路力可治者悉出重貲修葺積而能散翁寔有焉性善飲或對客達旦雖沈酣無酒過壯歲喜讀書能通大義至古人興廢感慨道說靡靡可聽人樂親之晚年構亭榭聯耆舊結社其中日歌呼樂飲不倦人謂翁壯而能勤老而能逸孝以事親義以教子孫其信然乎翁之將卽世也先一月呼伯子

屬治後事且命伯子往留都謁謝顯者伯子有
難色徐曰汝往吾尚未懲戒半月返如之歸之
六日呼諸孫環坐共飲已沐浴就寢晨起扶杖
至書室囑其子家事百許語少選坐中堂呼子
子至而逝翁生平未嘗學道其臨終一段光明
如此抑何奇耶從儒者之談亦所謂得正而斃
者矣子三志問志聞孫四明輔明寅明臣一未
名志問等將以明年辛卯仲春之某日葬翁新
兆于祖塋相望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九

生於斯歿于斯葬于斯使莫蠶如珪具區塵飛
許翁一丘秦山四維有如皎日我此銘詞

吳諸生陸元星墓誌銘

元星吳人諸生陸介吉先之父吉先從余遊才
美義高吳人尚之謂有父風余以故知元星元
星諱拱辰元星其字故亦爲諸生聲藉甚已去
之從俠遊興到飲酒無筭而平居若不勝杯酌
喜作詩嬉笑怒罵皆以詩篇什甚富亦甚工嘗
從友人五遊楞伽山飲至後夜得詩云天上餘

孤月峰頭聚五星。爲人所傳誦。吉先欲彙次成集而未及也。元星內行最修。父性嚴重。曲事之。甚得其驩心。繼母周少。元星一歲。元星事之謹。父沒益恭。鄉人稱焉。親交不過數輩。垂髫至白。首意氣彌敦。性好直言。不容人過。人或愠之。不爲動。後無不感悅。歿之日。弔哭盡哀。此可以觀元星爲人矣。其先居閬門外之下塘。國初諱憲宗者。遷楓橋之江村。憲宗生文漢。文漢生震。震生韜。韜娶呂氏。生元星。子一卽介。卜以四月二十日丁酉葬元星竹塢。簞帽山之麓。先輩管登之所讓地也。乃屬樂晉作狀。某作銘。銘曰。竹塢之山。如簞笠出。已入亥。惟吉宅。左顧右盤。中鬱鬱。前臨太湖。宵莫測。陸生嗜酒。氣超忽。弓藏劍韜。白日匿土中。埋玉真可惜。不在其身後。宜出衣冠。繩繩瞻墓室。高山可夷。谷可實。此墓此銘。永無極。

明九州翁君墓誌銘

余一再至洞庭東山。聞翁君名。而不及見翁君。

蓋有巖穴處士之行而隱於賈者耶翁君旣沒而其子啓隆价友人沈生樂生以誌銘請嗟乎鄉閭之善有足述者烏可令坳坳也按狀君姓翁氏諱某字實甫別號九州系出周昭王庶子其先大梁人建炎南渡諱承事者以千夫長從至吳樂東山風土家焉子姓曼延遂稱巨族承事至君十有八世父諱某是爲梅林公母席氏兄弟三人君爲次少英敏讀書能了大義家世習賈君旣長不欲以勞遺梅林公乃棄章句挾

貨遊清源清源爲齊魯燕趙之衝萬貨所聚而君以心計課其出入不爽毫髮於兄弟間獨稱善賈又矜然諾好行其德人益多之遼客以數百金市亡失廿餘金君曰爾金止是乎曰然君曰試較之較之始知亡失廿餘金笑出而還之欲酬其半君曰不可吾利其半何不全匿之客感謝去鄰舍遭火主人遑遽無所出君立出錢數十緡召衆集水滅之主人償錢固辭不受里人客清源者甚夥會疫作死者卒無所厝君首

倡建義阡客觀自此歸矣君性倣儻好義出於天性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澤枯濶虛之事灼灼在人耳目者不可勝紀大率皆此類也君事父母甚孝起居甘脆必曲當其意或不怡多方娛之悟解而止梅林公沒君自旅邸奔歸喪葬如禮與兄若弟處友愛如一人或勸之分煙君曰兄弟手足寧忍割乎卒與同財者二十餘年其篤于天倫如此君中歲家益裕子姓彬彬成行幡然曰人生貴適志耳悉籍其資屬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十三

子若姪亟束裝歸築別室舍傍雜樹佳木名花日置酒與兄弟相娛樂客至必留飲笑竟日美日招邀朋舊登山臨水必極其興如此者近十年而卒夫人生一世隙光電影壯而不竭力奉養以勞遺親悠悠以生是謂不仁老而不尊生樂志代子孫勞忽忽以死是謂不智不仁不智是謂人禽翁君於是乎賢矣人或以不得下壽爲翁君惜余謂不然彼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者雖活千百歲豈可謂壽耶銘曰

懿茲翁君賈服而儒孝恭慈和表于鄉閭五十之前君也則勞五十之後君笑以敖勞以寧親逸以尊已一張一弛先民之矩鬱鬱新阡水深土厚君乎居之天長地久

兀齋幻齋二比丘塔銘

兀齋幻齋二比丘俱出襄陽鍾氏爲同祖兄弟同師攝山素菴法師稱高足素菴兀齋於俗父子也兀齋諱如慧母汪腹之時父已投南陽留山寺出家寺卽唐丹霞禪師道場也慧三歲不

快雪堂集

卷之七

十三

語一日父歸省其祖一見喜曰我父子同出家去家人異之五歲失母養於伯母江卽幻齋之母也慧幼習世典略通大意會素菴師習講京師請于叔氏北省父遂祝髮時年十三歲耳初聽講楞嚴至徵心辨見破五陰魔處愕然自失乃登壇受具晝夜六時除聽講外卽跏趺習定兀然如槁木者三年同學呼爲兀齋以此一日定中見大光明身等虛空出定嘆曰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自是內外典籍

寓目卽了。無滯義矣。素菴師住攝山棲霞。賴以
輔弼叢林。晚得幻齋諱如念。爲人溫厚老成。嗜
學經論如渴。二人同心執侍。如阿難難陀。以故
棲霞法席。爲江南最。慧念二師俱善達觀禪師。
觀方佩南宗心印。勘辨諸方。而二師與之出入
議論。時蒙許可。其人可知矣。乙酉閏月。觀將歷
五臺。登峨眉。臨別。謂二師曰。吾與而輩。交以法
義。非以情識。今而後。以游咏教誨爲妄想。以寂
靜輕安爲昏沈。有緣卽晤。俱以所造爲証據。於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是念師獨送觀渡江。而慧師掩關不語。閱宗鏡
諸書。妙悟益發。其年十一月。本菴不戒于火。且
逼關。慧師不動。曰。身如幻化。且定業難逃。併焚
何恤。言訖。火滅。而念師是時講法華。埤城法雲
寺。預知圓通火災。特遣行人往詢異哉。慧師嘗
授尊勝神呪。及伏蛇虎呪於梵僧。遊太岳山。忽
有數虎咆哮而來。密持前呪。虎卽馴伏。嘗偕法
侶南行。至孝感縣某寺。訪同叅秋潭。其夜盜百
餘。率至。咒力冥加。盜覺有千萬僧。不敢犯。遁去。

慧師神異皆此類也丙戌十一月初七日慧師
忻然謂弟子曰我願畢將去矣遂七日不食而
精神挺然至十三日端坐將逝弟子請曰著恁
麼衣好曰不干他遂逝是日冬至也其夕達觀
師在京師之潭柘夢慧掉臂西行而無侶呼之
不答訖至方驗其異慧化後色如生十九日茶
毘遠近致香供以香代薪法弟如定等收靈骨
還攝山塔於龍化菴之後是月二十八日也又
三年戊子十一月十三日慧師方大祥而念師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五

忽嘆曰我更十日逝矣至期果逝與慧師同塔
慧師生嘉靖癸卯某月日化萬曆丙戌某月日
世壽四十四僧臘三十二念師生嘉靖辛亥某
月日化萬曆戊子某月日世壽三十八僧臘二
十五方今叢林衰替二師俱精進光明幢使不
奪其年庶幾哉爲大法梁棟而竟爲報緣所局
未終下壽遂棄人天傷哉時達觀禪師在棲霞
走書某乞銘其塔遂敘次其事而係之銘曰
襄陽鍾氏佛生其家應真從之如粟似麻北學

經論揚於棲霞父子兄弟同根共花慧也阿難
念也難陀左提右挈倒囊縣河如彼大樹兩枝
相扶青葱蟠鬱蔭庇孔多惟達觀師持不二印
爾慧爾念曾蒙與進移書南來吾斯之信一字
加褒豈敢以吝

楞嚴寺了然關主塔銘

了然師吾密藏開禪兄之籬髮師也師素與達
觀師善藏兄以師故得事達觀師萬曆癸未師
閉關東塔達觀師與藏兄時棲止焉一夕茶話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六

偶及德山托鉢因緣達觀師示偈云托鉢因緣
不甚難耳邊密啓卽幽關師疑益甚無何達觀
師藏兄相繼北遊會楞嚴新復迎師關于東靜
室達觀師故居也師體貌清羸神氣和粹最喜
誘接人少年研精講業久之知非叅雲谷和尚
看無字話聞有發明而不自肯然從此教義益
徹每拈經論旨趣示人直截明快聞者無不擊
節師生平多病所至輒掩關人以關主稱之藏
兄之禁足臺山龍翻石也忽夢五齒落掌上血

跡宛然闔數日得師書備相誨切中及托鉢因緣自通所得因請達觀師印訣藏兄以師所見頭過尾不過不相肯也報書既達師遂遷化藏兄聞訃于東昌時達觀師過夏靈巖夢雙幢一倒于南一倒于北次日藏兄至以師訃及臺山無邊老宿之訃告師之化也合掌呼達觀師垂光攝我至于三四無邊亦然一念感通萬里不隔水月交光針石相引寧爲異哉師諱能弘字了然一字休休嘉興縣王店鎮欣氏子生嘉靖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十七

癸卯某月日化萬曆戊子四月某日世壽四十六僧臘三十晚蒙聖母千佛袈裟之賜藏兄將奉師靈骨塔於楞嚴方丈後而某爲之銘銘四十字曰師之信古師之介也合衆利義斷斷垂師骨嶢嶢師神蕭蕭逃講入禪出谷遷喬半生掩關不踏塵囂楞嚴再興如日之朝師塔在焉其永勿搖

妙峰覺法師塔銘

余之信台宗也妙峰師實啓之時盛夏掩關拙

園從淨侶課西資之業。師扁舟見訪，深談一心三觀之旨，灑然契合。不自知其膝之前矣。師梵相奇古，身不踰中人，而言論風采如大火輪，不可攖觸。於時江南有二法師，師與東禪月亭得師，師出東禪之門，東禪不專賢首，而師獨精天台。遂有同異，然其妙辯從橫，凌厲千衆，俱東南無畏光明幢也。相繼卽世，傷哉！師諱真覺，別號妙峰。蘇之崑山人，俗姓王，父君錫，母鄒。鄒夢天衣覆體，遂娠。娠時父夢道者寄鉢，久之復夢取快雪堂集

卷之五

又十七

鉢而師始生。師少不樂俗，已畜妻矣。偶隨方僧遊杭州，遂投鍋子山僧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一，居月餘，往蘇州依竹堂寺虛白禪師，受具戒。是年掩關讀楞嚴於崇明壽安寺。比再至竹堂，與白論議，其鋒已不可當矣。白知非常，器指往吳興，謁月亭法師聽講。時演法華，且半，而師至，苦爲聽衆所抑。雲菴道元師時首衆，憐之，爲言亭錄置下坐。師以故終身師事元，罷講之明年，歲卽演法華於杭之鍋子山。其冬赴天台，請至

會稽得疾夢緋衣神人持大刀而前告曰師緣未至宜速返從之明年台僧復堅請師以前夢不欲行復夢前神人告曰師緣至矣我當護師行時嘉靖甲子歲也台之道俗初習邪教師奮妙辯一掃空之皆知念佛求生西方其臨終往生有明驗者甚衆自甲子至己丑廿六年歲無虛席遠近嚮風學者尊之曰妙峰法師所講楞嚴若干座法華若干座妙宗鈔若干座惟法華玄一座而已所得檀施俱鏤經板行世臨終快雪堂集

卷之四

十八

作刹那三省知師正念如城不可動亂也僧臘三十二師宗天台之教化緣又在天台其全身舍利舍天台何從哉弟子傳燈塔師於高明寺之傍真實居士題曰嗣天台教明妙峰覺法師之塔而繫之銘嗚呼師嗣天台宜葬天台以塔爲舌其聲若雷師與天台是一是二惟明眼人離是非是

羽童墓誌銘

羽童者鶴也已卯冬都閩鄧子龍所惠庭然一

雛身灰色鳴不成聲畜之挹秀莊使莊丁孫老
主其食羽童徘徊湖上飲啄得所辛巳春余返
攜李挹秀莊亦歸他氏會先君營拙園成乃居
羽童拙園五月至七月余從道侶結制于此羽
童者頗得聞經梵之聲施食臺齋飯亦羽童盡
之顧不能厭魚腥如湖上時矣賴余婦遣給經
旬一飽然其處空闊草木蒼翳有池半畝優悠
其中毛羽漸長而聲漸高是年秋遂汎頂赤如
火齊亦漸能舞翩翩就人余及先君子甚愛之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又十八

先君子復置他鶴二與羽童共處不甚相協父
客某媒而歸之項氏以易道書羽童爲雄後得
一雌送之拙園謂羽童且婦畜之矣而竟不可
遂歸之天寧銘上人豈羽童好孤處耶或曰配
鶴者置雌雄令隔垣彼此鳴聲相和則偶初不
令相見鶴以聲交理當有之余爲羽童嘗修而
違其習宜其相距耳一笑因嘆世人之苟合者
曾鶴之勿若也畜一鶴月費米若麥二三斗魚
鮮不與焉歲計之費當不貲貧家勿堪非羽童

靈黠可愛若此則久裁之矣羽童初來畜竹竿
菴寓余婦親噉食之踰月比至拙園或歲餘不
見見輒鳴舞就之啣衣投懷或反喙向胃而觸
余婦曰是識我求食耳故最喜爲羽童營食余
至亦然努唇向之作聲則長鳴相應聲徹雲表
或久不至則飛鳴追逐徘徊顧盼若甚喜者數
至則又不然人有窺園或闌入輒高鳴以警守
者遇童豎則追影而啄之或傷額盧流血被面
大人則否故童豎甚患苦之先君子病中羽童

忽亡去後數月復來則爲鄰家所執刪其翼俟
翼長而來耳後再失之知爲某監生所獲遣賄
其僕乃入余刺羽童復還余不才爲時所棄羽
童者故是山中佳伴山居一定當亟迎羽童每
與婦言之而僕夫誤聽謂余及婦欲迎羽童至
武林去歲余兩至拙園羽童無恙比九月此僕
夫者竟與園丁成謀以羽童行縛而固之中道
竟歿余及婦聞狀惋嘆不已羽童以巳卯至處
拙園七年湖上一年乃收其骨望周瘞之先人

墓側表曰羽童墓羽童有知其翩翩鳴舞而媚
先人于泉室乎然自是無煩余孺人營食矣銘

曰登誌銘

爾翼穿霄爾聲徹雲爾有異質何爲糜于稻梁
而以聲色媚人嗟嗟羽童我爲爾主人年于今
縞衣玄裳載舞載鳴不以事余其以事余先人

快雪堂集

卷之十四

二十

辭亦文裳焯焯焯不以事余其以事余亦入
爾以聲色媚人嗟嗟羽童我爲爾主人年于今
爾翼穿霄爾聲徹雲爾有異質何爲糜于稻梁
曰者竟與爾不成諫以羽童行縛而固之中道
夫入于泉室乎然自是無煩余孺人營食矣銘
墓側表曰羽童墓羽童有知其翩翩鳴舞而媚

快雪堂集卷之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鄒母羅安人墓志銘

嗟乎。余安忍銘吾羅安人哉。安人之子。爲余同年進士。安福。鄒爾瞻。元標。丁丑。未秋。江陵相奪情事起。諸君子執綱常之說。直之而不得。方同日受杖闕下。而爾瞻之疏上。又二日。受杖戍都。勾戍五年。而天地廓清。正人彙進。爾瞻召拜吏。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一

科給事中。天下想望丰采。謂太平可立致。諸君子驟至大官。上者爲尚書。司喉舌。下亦不失侍郎。都御史。獨爾瞻以直忤時。再逐再徙。僅至南刑曹。郎家食士林。無不扼腕嘆。而羅安人春秋且八十。幸有子。爲直臣。名滿天下。然生平未嘗一日釋憂患。僅以爾瞻南刑曹郎。秩滿身後得一命之贈。亦可悲已。嗟乎。余又安忍不銘吾羅安人哉。按狀。安人姓羅氏。諱某。安福之同水鄉人。少保左都御史。迂齋公五世孫也。曾祖才順。

祖厥凱父宸及笄而歸贈公贈公儒而蹇館穀
他郡邑歲杪一歸夫妻相守僅數日而又半爲
親賓所奪安人總家政奉尊章擘畫有無無不
治辦內外賢之爾瞻登鄉舉之歲失贈公安人
稱未亾人又三年爾瞻成進士人方爲安人賀
豈虞半生憂患自茲日始耶爾瞻之戍也母子
不能割遂奉以往旣不任跋涉中道而返倚門
灑淚望夜郎之天不知凡幾晨夕比賜環母子
相見而喜可知已爾瞻拜給事中奉安人在京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二

師爾瞻南謫奉安人在南京爾瞻自南曹徙郎
吏部驗封奉安人歸故里而單車入朝明年以
告奉安人於家又五年爾瞻再起驗封忽得旨
南調又奉安人在南京癸巳爾瞻當考績如京
師忽有歸志以白安人安人喜曰吾豈需一命
榮耶幸與汝偕隱歸而母子相守者又六年巳
亥春竟以哭江安人致疾不起傷哉安人性慈
儉敬禮賓客爾瞻交知遍天下安人委曲將迎
務盡客之歡蓋不減陶母風規巳人有以窮迫

告者極力振之不愛簪珥教戒爾瞻必朝夕矢
之曰母多言毋道人短長爾瞻之在諫省也最
後有所紉二大臣天偶大雪安人問二大臣歸
攜家乎爾瞻曰有母怫然曰天寒途遠何不埃
春和而憂人母爲又數日同年曾御史乾亨以
言事譴安人從鑪頭歎曰雨雪霏霏曾御史可
念言訖淚下其感事激衷用意忠厚類如此安
人老而康視聽步履如少壯人壬辰癸巳間余
官南京與爾瞻往來甚密知安人尚未釋米鹽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三

冗務也其卒也以醫誤爾瞻哀恨再三念爲人
子不可不知醫孝子之哀亦何窮已春秋八十
子三長元梅娶某氏次卽爾瞻娶江氏封安人
孫爨爾瞻卜以其年月日奉安人柩葬於折桂
鄉皂坪山而某爲之銘銘曰
爲臣死忠何母之顧忠而不死母也可賀阻險
艱難有母足欣况也周旋十有六春一命非榮
八十非壽是母是子天長地久

沈母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諱某，叅政俸之女，世居吾邑之聞溪。嫁沈氏，爲修撰自邠之配。修撰公父曰副使某，副使公父曰叅議某，累世鼎貴，僮奴數千指。江以南名家，屈指長溪沈氏，而王自叅政公始。以進士起家，與副使公先後登朝，邸宅相望十里，而近以故最相善。孺人又早慧，擅閨譽，遂委禽焉。及筭歸，修撰公弱冠成進士，首選讀中祕書，名高天下。然文羸不任勞，內外事俱倚辨孺人。癸未夏，修撰公持節歸，而孺人業以覃恩。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四一

受封勅冠帔而拜，兩尊人又諸孫俱生，郎中至，是相見，兩尊人爲一解顏。其明年還京，郎中戊子修撰公覲危病，而副使公亦病于家。孺人侍修撰公，經月不解帶，至刲股以進，僅乃得安。又內憂，副使公比聞小間，遂力勸修撰公圖歸。柰何以榮名易一日養，旣歸，父子相見，皆從瀕死得生，慰喜之甚。是時修撰公地望清重，柄簡非遙，內外四尊人俱以金緋在堂，諸子如玉，英英膝下，又享素封之饒，閨際遇人無不艷稱孺人。

矣。明年己丑秋，修撰公卽世。孺人欲下從所天，則謂老親諸孤何？廼抑志而御粥糜，不三年繼哭。二尊人及叅政公夫婦又先後殤，幼子長女神理慘酷，世所未有。孺人以煢煢一身撫二孤而支素封門戶，茹荼飲蓼，何足喻矣。余季女字孺人仲子，在修撰公身後，丁酉甫十五，聞孺人病，勉爲成禮，入門數日而孺人下世。天平何遽奪孺人之速，不以庇諸孤耶？孺人少有慧性，通書史，作字有楷法，刺繡紉製無不工，妙事父母。

舅姑曲盡孝謹，姑錢恭人性莊稱難事，旋亦喻其精誠，執所天翁姑三喪，自卒哭至大襄事，無不如禮。事修撰公終始相莊，無惰容忤色。撫子若女慈而能誨，庭下肅然。諸僮僕以莊見，憚然均勞佚，別勤惰，雖大紀綱家素封者，無敢不唯唯聽命。族黨姻舊歲時推恩，悉如先世故事，而加腆焉。性儉而樂施，雖處華腴，不減布素。然喜植善因，有求必應。孺人明達世故，善持家政，知大體，晚遭逆豎之變，必致討焉。雖靡金錢，不惜。

也。自修撰公父子相繼卽世，人情萬端，豪奴悍婢，陰懷窺伺，家柄漸就凌夷，非孺人一振肅之。沈氏幾殆，今二孤已長，家聲有托，孺人可瞑矣。孺人春秋四十有二，丈夫子二：麟禎、鳳祥。女二：長字黃承昊，將嫁而殤；次適項鼎鉉。孫一：豹，孫鳳祥出；孫女三：麟禎出。嗚呼！若孺人者，可不謂明智婦人耶？麟禎卜以今歲己亥四月之某日，奉孺人柩啟火，字圩新阡，修撰公墓合葬焉。而余爲之銘，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六一

己丑以前一孺人也，如春之榮也。己丑之後又一孺人也，如秋之零也。夫存能助其名，夫死能支其傾，誕生鳳麟，以嗣家聲，是可以銘。

黃母陸恭人墓誌銘

陸恭人者，故中憲大夫湖廣貴州按察司副使黃公諱鏞之繼配也。副使公始娶葉恭人生三丈夫子，長正色，次洪憲，俱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侍御史，通顯于朝。稱黃氏令子，然自兩君爲諸生時，葉恭人業已先逝，而嗣爲之母者，陸恭人

武毅均養者十不能
似之

也自古及今爲繼母者率仇視前室子其視前
室子不爲仇而比于子數武毅均養者十不能
一也至身沒之後爲之子者思葉不忘語及輒
泫然欲淚者百不能一也豈惟百不能一卽千
萬不能一也以十百千萬中不能得一者而獨
得之陸恭人吾以此信恭人之賢而黃氏諸子
之孝也恭人之先爲淮之穎上人元季有勝二
者避亂武塘因家焉入國朝傳數世爲彥英彥
英生耘耘生畦以輸粟助官旌生二子曰鶴曰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七

杜之

鷓鴣生三子曰垠莊堯鷓生中丞邛號簞齋先
生爲嘉靖間名臣而堯以太學生爲新建主簿
娶徐氏生三女而恭人爲之長以乙卯歲歸副
使公爲繼室恭人至而予三子一女如子也事
其姑張太恭人如母也其明年丙辰副使公成
進士張太恭人喜曰吾兒屢蒙公車陸氏婦一
入門而成進士其何福如之矣無何三子俱成
立相繼娶婦恭人與三婦俱相待如賓無幾微
見于顏色蓋四十年如一日也者伯仲相繼登

朝一切資斧俱取給于家副使公以儉訓頗難之恭人曰先世幸有負郭而二子不欲家于官曷不往遺之以成其廉副使公勉從之副使公筮仕武部至守皖臬楚恭人皆從晚調貴升不行遂請老尋終于家恭人稱未亡人者二十年側室相依守節終身無間言生平勤儉嘗躬紡績一錢一縷不爲妄費三子所致祭錢或羨儲以助孫曾婚嫁無論子姓卽臧獲賤冗待之有恩或有失意不加譙呵以故人人懷德焉伯子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八

正色初以丁卯誥誤幾不免矣而得白人且弁髦之會副使公老厭事遂任以家督米鹽瑣屑無不問焉伯子良苦恭人從容曰男子志在四方兒願讀書成名奈何煩以歲莖筦鑰副使公感悟立遣就學癸酉舉于順天丁丑成進士恭人曰今日所就視米鹽瓌屑孰多伯子每對人言之不覺涕泗之汎瀾也恭人春秋六十有一無子子前室子三正色福建按察司副使娶陶氏封安人次洪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娶沈氏累封恭人次正憲太學生娶朱氏女三孫男五正色出者承乾庚子舉人娶于氏承蒼聘陸氏洪憲出者承玄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娶屠氏封宜人承昊郡庠生娶沈氏正憲出者承幃聘沈氏孫女九曾孫女四正色卜以明歲壬寅某月日葬恭人于夏墓之新阡從副使公兆禮也銘曰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九

繆母周孺人墓誌銘

吾友常熟繆仲淳之所生母曰周孺人仲淳義俠自喜徇人之急不顧其身及家孺人已年七十餘而數千里從豫章徐先生於西北贊開田之畫竟不及視孺人含殮傷哉按狀孺人姓周氏少孤依兄嫂適故漢陽府通判諱某府君爲次室漢陽元配曰孫孺人無子孺人以良族女德見選卒生仲淳而漢陽老矣漢陽爲吏清白比罷歸太孺人沈猶在堂甘脆或不以時進孺

人亟脫簪珥躬紡績以佐之太孺人安其養者
凡二十年又能以禮下孫孺人飲食必致豐潔
曰無令以子女非已出故而傷其意孫孺人安
之甚至死無間言漢陽物故仲淳始年十三孺
人擇師傅教之甚嚴既長負氣喜任俠孺人呵
之曰而父以明經起家爲清白吏兒不能從先
生長者遊勉嗣父業乃與俠少年伍是奚賴耶
仲淳始痛自抑謝去諸俠少年折節下先生長
者儒人之教也仲淳交遊幾半天下尤厚密者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華亭徐文卿康孟修金壇于中甫吳江周氏叔
季及余十數人而已仲淳少年有四方之志如
干將莫邪精色射人不可抑遏比遇達觀可禪
師有所開發始盡悔其少習而知已縱談或酒
後則狂奴故態猶在諱可不謂列士哉其北游
也屬孺人於康孟修賴以棺殮孺人臨沒所愧
倦者憂無孫耳時萬曆丙戌四月十八日也距
生正德甲戌五月廿二日年七十有三嗚呼爲
列士母可以無憾矣孺人事姑及嫡以孝謹聞

訓子義撫下慈於宗族親姻曲盡恩禮薄自奉而好施忘人之怨不忘人之恩孺人之賢又有不待子之賢而顯者子一希雍卽仲淳娶朱氏女一適同邑秦達善早寡仲淳擇地葬孺人幾徧浙以西山水而卒定於宜興某山之原南去漢陽孫孺人之墓不數里銘曰

嗚呼孺人下嫡以禮養姑致孝有子而賢宜食其報陽羨之原土潔泉甘賢母之宅鬱鬱芊芊惟夫與嫡不遠而南千秋萬歲魂魄其安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一

徐婦封孺人白氏墓誌銘

萬曆戊子夏某月日十九日吾友華亭徐文卿之配封孺人白氏卒于臨清之舟中文卿卜以冬十二月十八日葬孺人於湖州之趙村而乞銘于余文卿爲侍郎達齋先生諱某之第三子最賢其當官權璫不能難孺人爲賢者妻宜銘文卿所與交俱一代名士余最闇劣辱收習孺人之賢况命之乎余宜銘孺人孺人所以賢宜銘者八孺人歸徐未一月達齋先生捐館事姑

稍久姑安之姑患足瘍甚日夜侍湯藥不解衣
交睫者踰月臨沒破肉戒引爲已咎誓三年蔬
食贖之是其孝宜銘一姑遺簪珥當分孺人讓
上下咸讓積歲月不果分讓自孺人倡之其他
能讓類此宜銘二文卿少喜俠不爲家座客常
滿中更事變遺業垂盡且盡孺人簪珥服御無
吝容德色其度寬廣宜銘三文卿石交數人稱
異姓兄弟生死不倍者心敬焉不減文卿每至
供酒肴問所須惟謹不煩咄嗟能知友道宜銘

四文卿艱於子捐已貲納妾陸撫之如同氣而
陸慙數忤孺人文卿怒誓絕之孺人曲爲譬勸
至詣佛前懺解度中不可化更爲納田納朱田
疾爲調湯藥死哭之甚哀飲食輒停箸曰恨不
得與田共之朱當產子稍艱孺人色變心悸手
嗣子元讓遍禱家先及神精誠所孚子應禱下
孺人待姬妾關雎葛藟無遜匪直不妒而已宜
銘五元讓者文卿仲兄季子嗣元讓亦孺人意
憐愛之甚旣幼子生憐愛如元讓雙珠日明掌

中舊疾漸減乃以十六日間兩奪之奈何能不
死慈而殉宜銘六孺人生平無論妯娒已上歡
洽無間卽族若親稍疎遠者務好結之有急量
爲周助貸或不償終不索亦不言家人願移金
起息者謝不應察其有疾病死喪則損息勉應
之償日復損息之半婢或有過而訶訶已旋悔
旋慰以飲食誘遣自新其睦親厚下曲有恩義
大都若此宜銘七孺人清羸多疾而嗜佛三年
蔬食期滿感異夢遂終身不近葷血持佛號誦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三

經日有定課精虔如苦行頭陀笥中巨細物預
爲籍記病亟授鎖鑰而已呼婢出歛服一一嚴
辨戒文卿及家人無哭哭則亂吾神吾且生西
方淨土無苦忽又泣下曰亡兒當從吾葬文卿
以慧業開警之額唯唯眉端豁如臨沒之晨高
聲稱佛若無病苦者入戍兩手上下似結印而
盡從容生死之際雖丈夫學佛者未免退舍宜
銘八孺人諱某常之武進人光祿少卿仰菴先
生某之次女與文卿俱生京邸先四日兩父故

相善遂定盟焉孺人生嘉靖癸丑某月日距卒年三十有六事文卿十有九年文卿名琰今官上林苑監丞銘曰

嗚呼孺人女毘陵婦華亭生燕京卒臨清葬吳興時姑洗日丙申歲戊子月嘉平後癸前丁隣於太師文貞鬱佳城永勿崩我司彤管敢嗣爾聲

明陳母誥封沈宜人墓誌銘

沈宜人者爲封刑部郎中陳公某之配而陝西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四

叅議夢庚繕部貞外嗣元之母也封公籍華亭三娶而儷宜人於是宜人二十二矣封公儒而才然食貧不問生產十九在外宜人躬井臼機杼日暮操作不休而叅議公與其妹爲孫宜人所遺俱幼宜人衣食其饑寒而撫摩其疾苦夜紡績未中程趣起視之去而復回至于三四蓋母之甚已出而二幼亦忘其非宜人遺體也叅議公稍長能學封公督之學甚苦欲迫而成之宜人中格之曰兒憊矣公幸無過督而移語之

曰兒無苦而翁過督昔人有以斷機喻者兒勉之又私予之緡錢益市楮墨書籍叅議公感泣從此益奮封公富交遊旦夕相過高談滿座間有以隱事供抵掌者宜人從壁後聞之托故趣封公入曰誰哉爲敗德語也者慎勿和之公色變心懲嗟服宜人真閨中益友哉尊中酒不繼密脫簪珥副之不使封公知嘉靖甲寅倭患起中倭處虔劉淫污所不忍言宜人以死自分誓無污賊一日羽書至闐闐騷然封公倉卒從衆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買舟挈家避之小崑山未浹旬或傳倭至且擾鄉譌言不一宜人輒欲投清流封公固止之曰見賊而死未晚答曰見賊卽辱矣暮夜乘封公懈急起推蓬窓老嫗覺而呼封公急抱持之遷延五六日得入城幸無死其輕生完節如此初叅議公艱于子謀爲納貳已復舉女則再爲謀凡三納貳而舉兩子閨房緝睦俱宜人正憚溫調之以甲子宜人舉嗣元命叅議公子之時叅議公已登鄉舉無何成進士門庭改觀其卯翼

弱弟而誨督之甚于己子宜人朝夕舉籍兄寵而卒敗者某某教誡之曰爾慎毋忘而兄之誨也宜人性儉勤老而靡倦身先女奴績不休參議先守湖洲又二十年元捧使摧關稅于浙兩奉宜人行而紡績具亦從曰老婦樂此不疲也善綜家政秤薪數米卽少羨不輟曰吾念吾之窘日耳然不吝施捨封公及二子交知有急無所不應蓋宜人識見深遠濶大有丈夫之畧雖錙銖積之而不欲錙銖用之封公將終數月歎

曰吾年近八十死固其分兒倖已成名賓客吊唁者且踵至惜無一堂爲正寢耳時參議公宦遊京邸繕部方舞象莫之任也宜人曰吾庾中所節約日食之糧已得數百斛總任績之入又聚得若干緡無以不給慮謀諸親之厚者與僕之諳者鳩工飭材不兩月而封公逝費金錢三百餘緡出宜人經營者十之七宜人兩膺綸誥冠帔婆娑而卑躬約已無改貧日且厚扃挹損若不克終者而諄諄二子惟訓廉訓慎訓以力

行方便叅議吳興之政平恕不苛至今人歌思之而繕部在浙尤務寬厚其去也商民刻石頌德皆宜人之教也宜人操家尤謹恣者祀事歲時蒸嘗竭脩誠悃自五世祖妣而下凡遇忌日必豫潔修灑奉爲虔告封公或出稍遠歸不及豫則詫曰吾不先期告故耳責在王婦語未旣而粢盛束芻已錯陳几案矣封公初儷唐孫俱不久宜人每祭輒歔歔系時曰此猶吾姊而忍薄之二姓弟若侄與之有恩唐宜人淺土久不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七

克合葬出紡績之資封而樹之屋而垣之曰此而父志爾速成之幸及吾目孫宜人之寔也語叅議公曰而父貧歛必薄今爲治櫛必力無少靳其厚於兩前婦如此祖宗丘壟時時遣人葺治必問松楸無恙始卽安墓旁田求售者不吝厚直收之隣有朱某者貧若洗垂涎厚直托所親以告願徒先骸骨而歸地宜人撫然語二子曰某貧矣能再瘞父母乎是我水火之也無已則用之乎迺厚周之竟不納其請宜人仁心爲

質自親迨踈無所不加厚女之嫁張者困於盜
來歸給養終身又嫁其二女侄女歸黃者貧甚
竭力周之已其婿從異途得官喜曰從此可藉
升斗活矣囑二子曰爾兄弟其極力噓植之令
久于官安汝之姊以安而母封公時與其叔父
二人不相謀見輒委自匿會仲疾卒季一日以
好過臧獲猶吐舌憚之宜人曰此叔父行也侄
之婦當以禮見寧自外乎延之入內舍正席飴
之覩其衣之敝垢也出笥中一縑願以脩大人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一

澣濯欣然納之從此愧悔而益篤和好比死喪
之如禮不惟惇倫且以已怨其識丈夫不如矣
晚年奉佛持齋素虔且父每戒家之人不輕宰
殺大漸無昏逾亦無楚痛言不及家惟少子在
朝以微念之已而曰身爲朝廷用何暇顧其私
乎慎勿發長安書頃之安祥而逝繕部在邸亦
心動會得家報請急不二旬俞旨下又二旬力
疾抵家後宜人舍殮三日矣宜人先封安人次
受今封生嘉靖己丑五月四日卒萬曆乙巳六

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封公宗系具某公所撰墓誌中宜人本姓薛氏以耕織世其家大父某贅沈因蒙其姓居城南之濠有隱德父曰菊馨公亮繼娶於顧生一男一女一女卽宜人宜人生時父母感異夢故憐女甚于男難其擇配故及笄未嫁曰必得儒而才者菊馨公死顧與子雲居貧甚宜人曰吾母子之手足無恙願拮据爲米鹽薪水計兄但支戶外事可耳父之家漸溫蓋其閨處時卽能以勤苦振外氏矣丈夫子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十九

二長夢庚甲戌進士歷仕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娶莫氏封宜人先卒次嗣元戊戌進士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娶高氏吏部某官南州公某女封安人女二孫男三庚出者汝弼汝霖元出者汝睿邑庠生孫女六庚卜以今歲乙巳十二月二十某日將奉宜人柩葬于封公墓側先期兩月叅議公兄弟駕輕舟馳武林請所以不朽宜人者於余余于叅議公雅故而繕部公之座師陳公衡又余癸未禮闈所舉士也師以及師故

在武林時事余尤篤不忍却其請廼節約叅議公所著行述誌宜人之墓且系之銘曰
為婦不難而難於繼為繼之難難於子之前後不能並視雖有賢母能勉於大而不能不露於其細宜人公之又能秉之終感其子兄而父之弟而子之兄鳴於前弟克和之母也宜之我銘其幽世世保之

明節婦吳母潘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孫曰諸生彥淳向從余學治舉子業余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

才之知其大母潘孺人之以節顯而未詳也已余官白下而孺人物故彥淳以余同年兄安節侍御之狀乞銘焉余不敢辭按狀孺人姓潘氏世居宜興廟下里生而貞淑有姿首年十六歸學憲頤山公時公致仕返里中矣以艱于嗣納孺人居四年而子生學憲公喜甚日弄兒掌上謂可以大吾氏無何遘疾孺人扶侍湯藥勞瘁備至竟不起則引刀截髮以死自誓正嫡曰杜宜人喻之曰若卽死誰為撫孤且令先君有從

死之妾其徐思之孺人乃止會家釁作勢且岌岌孺人壓於嫡計無可誰何獨有護視幼孤以待其定惕衷苦腸卽至親左右有不及知者久之公論明奸黨戢而孝廉君亦稍長能治經應舉稱佳子弟矣孝廉君舉癸酉鄉薦孺人喜甚曰撫孤教子此老婦職不足多顧今日稍有以慰先公地下兒益勉之孝廉君唯唯益肆其力於文章竟以數奇屢蹶且先孺人逝孺人哭之慟曰老婦所以生者爲此一塊肉耳而今已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雖諸孫滿前家聲有寄而孺人哀痛自若居數年亦逝孺人失學憲公時年僅二十而大節皎然以至白首式穀之訓延於再世孝廉君雖明而未融而諸孫英英旦暮飛翻以光學憲君前烈孺人實擁而培之詎不稱賢矣哉至其恪勤儉素惜福貽謀在孺人特爲細行未足煩彤管已生丈夫子一卽虬泉君某彥淳卜以某月日葬孺人某里成先志也銘曰

有子而死死而安已爲子而生生又賢已生以

撫子死以哭子命則然已死而不朽其賴余言已

誥封馮母曹淑人墓誌銘

曹淑人者吾宗贈大僕卿山東左叅政小山之元配而太學生伯禮之母也太僕爲吾鄉才臣歷仕俱有聲績能任事不撓可否尤長于治河勞勩在徐淮間最著後阻膠河議忤權相歸再起從故官佐漕竟以勤事死朝廷錄前後致贈予誥蓋異數也而猶以不至大用爲公憾琅邪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五

太原二先生文章命代傳表其墓於公不朽侈矣其後十四年而曹淑人卒時余祭酒南太學伯禮致書且錄淑人生平以志銘請蓋伯禮以舉子業事余稱門牆士者也志曰淑人姓曹氏爲平湖巨族父曰鶴塘公某以通德博聞名里中晚膺歲薦爲諸王教授淑人其長女而太僕之父給諫公與公少相善也遂以淑人字焉淑人人生而穎秀動止有威自弱年已爲外家僕妾所憚比歸馮年始十六明慧知大體不輕怒笑

坐立進止勁挺如山尤兢兢名分自淑人婦而
馮氏知有上下嫡庶無敢溷者馮氏遂平給諫
再世清白吏姑屠淑人以勤嗇佐之而僅給乃
曹則陳陳相因矣淑人曰奈何令大人憂而新
婦餘遂出資裝盡爲公家費屠淑人賢之始安
意從給諫之官而留太僕夫婦任居守時有堂
構纖委之事淑人繩之裕如家人無譁此豈少
婦才識所易辦哉屠淑人子三而太僕長屠淑
人死二叔尚總角淑人嫂而母之比徐淑人來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三

稱姑而兩叔氏亦以次受室淑人齒宿而嚴事
少姑給諫公內不自安欲議析而淑人難之曰
婦承姑分也奚論齒且兩叔娶而家分人且并
議二媳姑徐之又三年而析淑人前居二姑
喪俱哀毀如禮太僕公筮仕禮部祠祭司主事
進主客員外郎中在部五年而兩受制勅戊辰
出補江西叅議駐節九江庚午轉徐州兵備副
使有功於河三載遷河南叅政阻沕河議已復
改山東而膠河之議起凡五任淑人皆從蓋大

霍山
名霍言前
物霍然大地

僕才大善揮霍。淑人佐以鎮靜。葉瑟韋賢贊昇
爲多。太僕夫婦歸自山東。而給諫公業以病篤
猶及含歛。淑人從太僕公。共襄大事。哀毀秉禮
如喪。二姑時人稱其孝。已太僕公再起。原官佐
漕。中間家食僅十載。而曹氏連遭三喪。血胤中
絕。素封之業。僅存什一。淑人謀之太僕公。與其
宗老。爲置嗣。置墓。墓田與所爲父。其墓者蓋苦
心極矣。太僕公之最後卒於官也。淑人聞訃於
家。泣謂伯禮曰。而父居徐淮間最久。忠勤在官。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四

惠愛在民。而宜速奉喪歸。無父留。留則以喪爲
市。如而父生平何。伯禮唯唯。喪旣歸。淮之人欲
追伯禮予賻。伯禮欲無往。淑人曰。往。往乃得辭。
賻而父在九江。嘗捐俸置渡艘。鄱湖中活人萬
計。今度可爲淮民利者。以而父賻爲之。旣勿玷
而父清聲。而又可廣而父死不忘民。至意不其
多歟。伯禮乃往。却賻以葺淮安舊城。癸巳甲辰
歲。編民蜂起。而讐大姓。始於吳興。而波於攜李。
於是給諫太僕再世爲鄉人德者。反爲刁逆口。

實而以寡母弱子當之。非淑人平日鎮重應機卒辦立爲魚肉矣。蓋淑人爲人端靜純一遇事能斷有丈夫之操。不私其財。宗姻遠近劑量周給。不失其衷。紀綱之僕屏息受約束。惟謹母敢恣淑人之教也。淑人以痰疾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二子一。卽伯禮太學生。娶吳氏。叅議紹女。繼娶查氏。郡丞某女。一孫男。一洪景聘。包氏鄉進士。世杰女。世杰母淑人之姑也。伯禮美才積學飛翻。可待。當有以慰淑人地下矣。先是淑

快雪堂集

卷之五

三五

人命伯禮爲太僕公卜葬地。得吉壤於武林徐村。將治兆。淑人曰。須之。至丁酉秋。趣家人急治兆。諏日日者。以今歲戊戌冬十一月四日乙酉報淑人忻然。今遂爲合葬期。銘曰。

生乎享夫之榮也。死乎從夫之兆也。三年待而一日合。何其巧也。幽明唱隨。式相保也。徐村之山麗而峭也。左江右溪。潛光耀也。東望樵李。神往來也。玄宮鬱鬱。永勿摧也。銘之者誰。宗人開之也。

胡母范孺人墓誌銘

范孺人者前雲南按察司僉事餘姚胡君時麟母也胡君癸未成進士余時分典禮部試出余門雅知胡君有兩尊人在省侍無恙胡君性沈毅善讀書腹飽萬卷下筆爲古文辭爾雅具西京風骨然嶽嶽強項不善詭隨卒以此忤世翰林不可出爲給事給事不可出爲僉憲僉憲不可屏之遠方遠方不可竟歸矣然胡君所以立自在通塞命也謂胡君何於時胡君新喪其母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二十六

孺人葬期迫甚遣書乞銘於余余不忍辭也按狀孺人姓范氏慈溪鳴霍鄉人笄而歸梅源先生爲繼室事舅樂園公與繼姑陳陳性卞急不色假孺人曲事之婦順蚤著梅源先生治經生業甚苦名高而家落孺人拮据佐之事親或兼珍而身不免饑寒矣辛勤數十年竟胡君顯無怨言德色人稱曰賢初胡君讀書翰林梅源先生尚在與孺人俱就養京邸寓舍庫隘會暑熱孺人取涼臥地濕入膚冬又大寒納火衾中以

臥已手足按火處皆成瘡漸潰墮其左食指小
指又十載胡君在雲南居大理衙舍室人偶出
墮指胡君見之泣然淚下將具牒乞歸而吏議
隨及未至餘姚一舍家童來迎知孺人病且不
起舍舟僦騎夜歸幸拜孺人牀下又數日而瞑
壽七十二嗚呼以孺人之賢胡君之孝而竟未
及沾一命以死報慊於德君子惜之二子長卽
時麟娶龔繼包次時鳳娶岑七孫以本年秋七
月二十六日丁酉葬於龍泉鄉竹山之朱家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五 三七

與梅源先生同兆銘曰

嗚呼孺人生於范適於胡所天積學韞而未沾
有子鵲起青瑣石渠如矢如弦一節以趨嗚呼
孺人生也拮据一命未沾天爵有餘龍泉之鄉
葬從而夫土腴泉甘萬年其居

竟南財吾良之文天稟才料具藪子體而吏議

詩又十輝賦昏昏雲南母大聖齋舍室人偶出

烟白毛足楚火盡背頰辭補費壘其式食計以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誌銘

吳母孫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友吳伯霖之母也。伯霖高才，生與黃孝廉貞甫名相伯仲，篤氣義，工文章，以騷雅自命，姿狀秀偉，雖偏明而神照獨發，映奪流輩。余居武林，晚交黃吳，山水探奇，齋閣雅談，兩君未嘗不在。伯霖又善飲，習吳語，清言竟日，傾釀秉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二

燭其常也。今歲春三月，伯霖母氏春秋滿六十，伯霖捧觴上壽，罄焚膏之資，佐以生徒修脯，治十日酒，娛樂賀客，余甚壯之。蓋未幾何，而母氏物故。伯霖儼然衰絰矣。賀者在門，吊者在廬，豈虛哉。伯霖手母氏狀，因貞甫乞銘於余。余安敢辭。碩人姓孫氏，諱婉言，世居錢塘之江干，稱著姓。父古塘君恩，母趙生碩人，最長而賢，將謀適而難其配。孫吳故隣，居相習也。中洲君爲吳氏仲子，諱銳，生孱弱，善病，年二十六始卜婚，且家

世賈服業又中隳且年齒十年以長戒妣氏無過孫而古塘君居恒多中洲君孝友醇篤心獨許之授意妣氏遂委禽焉碩人孩幼卽閑禮法性純孝母趙早世事繼母徐如父善徐所出妹若弟如同生而徐育碩人亦不減已女碩人幼不習女紅獨工書筭好觀史善知古今成敗旣適吳事舅若姑如父母事中洲君交相敬如賓吳旣業隳所居僅一椽碩人出簪珥爲置新居稍敝方爲理生計不三年中洲君之長兄南洲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

君鑑物故婦陳嫠居藐孤纔三齡又三年姑逝又三年翁逝中洲君以脆質經多故未四十而病轉劇奄奄一息耳碩人外秉筦鑰馭臧獲謀生計而內調粥糜視醫藥翼護中洲君惟謹稍健飯居中洲君於吳山道宮家僮日十往返問起居劑嗜味歷三年中洲君始復故而資斧亦告罄矣於是謀鬻新居與叔氏瓜分之而以祖遺一椽屬三歲孤乃挾微資奉中洲君東遊華亭中洲君病後不任煩劇生計一以委碩人碩

人心計手擘指揮紀綱之僕業用烝烝起凡居
華亭十五年而所治產足支昕夕碩人曰可以
歸矣吾不忍以錐刀易首丘也卽點檢生業噐
物藉而命向所撫三歲孤者掌之而歸營宅於
杭旣落成召親賓歡飲咸賀中洲君曰君夫人
笄而丈夫者是年秋中洲君與碩人俱病店中
洲君竟不起碩人年四十五稱未亡人所生子
女六存者惟長女少男少男卽伯霖也碩人御
子女嚴侍食兢兢不敢迂視稍跳躍正色呵讓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

不少假伯霖少有慧性能綴文讀古書丈人行
多樂與之遊碩人日擊鮮治酒盛爲供張令遍
遊諸名士在華亭武林皆然課讀必至丙夜經
師校藝必索觀批詞小不當輒加誚讓何不日
進乃退耶以故伯霖益奮於學壬午補郡諸生
乙酉食廩學使者試輒高等四方脯修日至戶
外屨滿碩人喜且悲曰恨不令而父見而寇側
注作經生祭酒也於是伯霖名益高賓客日益
進而家日益耗碩人日拮据不休去歲甲午伯

霖葢四舉不售慷慨跪請願以身督家政無遺
母氏憂碩人涕淚不止曰吾爲而家婦以十六
年侍而父病有生死之憂以三十年課而學有
成毀之憂以二十八年嫁而姊有離合之憂吾
日履悲愁中以老豈欲自苦吾視而廓落有志
政不欲以細務相溷庶幾見而樹立慰而父地
下耳伯霖固請則以室中事付嬾經紀而身率
先僮僕勞苦如平時曰吾自習此耳碩人生平
守禮法知大體處人馭下真誠坦素不爲貌飭

苛求尤好施與遇人有恩故人咸樂就之其在
華亭待以舉火率數百千指咸陶然得所旣還
故里日迎母徐及姑姊妹於家去則以甘脆餽
遺殆無虛日姻黨或貧窘自匿而招來周恤獨
至護人困阨如身被創惟恐其不早立也或得
方物海珍必分餉親黨務令周洽終不以一甘
自私伯霖兩娶婦必擇儒家女人有以奩資餽
者悉謝絕雅不喜尼師晚年齋居課佛稍進一
二愿朴者然其慈儉惜福居心平等則天性故

然非以佞佛希福田者賢矣碩人豐頤彊質睛
色爛爛法應享上壽而竟止於六十有子如此
而厄於遇合竟不及沾一命爲孝子終天之痛
傷哉于一之鯨伯霖其字府學生娶鄭氏王氏
女一歸夏汝洲之鯨卜以某月日葬碩人某山
之原而某爲之銘銘曰

懿慈碩人婦德無愆翼夫於病興家於遷有子
則賢而一命之未沾嗚呼生旣酬首丘之志死
宜卜萬家之阡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五

任母葉碩人墓誌銘

任子元忠伯方故松江之青龍里人父雄於貴
以避役徙居錢塘著藉焉而伯方遂登壬午鄉
薦雲間困於產而杭困於坐食伯方兩承其敝
以故自富趨貧卽稱孝廉而無解於貧蓋雲間
寡孝廉稱貧者初伯方領薦上冢故里里中羣
兒爭入券願爲舍人舟車導從甚都歲餘悉散
去伯方好修杜機足稱雅流使之挾交課子母
何異使馬捕鼠爲孝廉十有七年而貧自若卽

居雲間何益然余之重伯方以此伯方之父墓
茗水茅順甫先生嘗銘之而母銘問余余旣重
伯方遂不得謝按狀碩人姓葉氏吳江人見川
公諱室之繼婦也碩人之大父昇與見川公之
父會川公穆俱娶於陳碩人以姊之女孫適妹
之子不爲嫌者以父養自他姓故碩人少見川
公十有七歲性明達能心計善佐見川公什一
家日起積產至千金已困於役遂徙杭千金之
產日耗家用不足碩人脫簪珥繼之而又不足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六十一

遂大困會伯方以諸生應鄉舉歌鹿鳴而歸時
兩尊人尚無恙喜可知已歲辛卯見川公卒又
六年而碩人亦卒竟不迨伯方一日之祿養傷
哉見川公性莊家人無敢忤而碩人以和易濟
之委蛇曲折調之於平卽有小嫌隱忍以全大
體伯方兄弟同居始終無間碩人之教也碩人
內外諸孫男女幾四十人饑劬痒癩用恩如一
有均養式穀之義焉碩人天性慈恕最信釋氏
罪福因果之說晚歲修持益虔日課佛名以十

萬數無何卧病遂斷董血凡二十日而終春秋六十有四子三長元忠初名矩觀舉人娶葛氏次修觀娶陸氏繼胡氏次玄觀娶張氏女三適陸鳳鳴張兆科許秉鐸獨季在耳孫男十一人孫女十所娶嫁聘字俱名族元忠卜以今歲己亥二月某日奉碩人柩啟父壙合葬焉而司成氏爲之銘銘曰

母於任生於葉自雲間徙杭越始素封至折閱紛變態惟一節生令子采芳潔月桂峯藏爾魄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七

朱芾來賁同穴作之銘垂不滅司成氏筆爲舌

賀母鄒孺人墓誌銘

孺人有子曰中書舍人彥登於余有門墻之契孺人之賢而宜其家余故習之孺人之卒自甲午至今九年而始議葬彥登躬謁余于武林乞銘焉余不敢辭會余有遷葬先人之役奔走茗溪山中累月彥登索之亟曰日月迫矣吾子其無廢諸余唯唯按狀孺人姓鄒氏爲餘姚甲族其父太醫院判練籍於京師而生孺人孺人年

及筭歸澹菴公某時澹菴公即刑曹才孺人以
家政屬焉已澹菴公四綰郡符周旋藩臬宦轍
幾半天下孺人皆從澹菴公以爲非孺人莫能
宜我而孺人則非特能宜澹菴公兼能宜澹菴
公上下以故內譽鬱起人無間言澹菴公先娶
鄧安人黃宜人所生凡六子而孺人所出獨彥
登人謂澹菴公必愛憐之有所私而孺人勸以
退讓居讓其祖址之合堪輿法者產取其磽瘠
者澹菴公以此益心賢孺人澹菴公雖處素封
而孺人特儉朴衣不純帛課女奚績紡不休常
以身先之有餘則以飭道路橋梁道釋之居不
吝傾橐誨彥登及三女最嚴婚嫁之資出自銖
積自辛卯失澹菴公卽絕葷血屏居齋誦以終
春秋四十有三彥登娶餘姚中書舍人謝用樞
女女長適餘姚庠生鄒明俊次適金壇庠生于
玉全次適武進太學生唐穎娶若嫁在餘姚者
半孺人之志也

銘脫又未全乎

周母王宜人墓誌銘

周母王宜人。先馬湖府同知東巖先生諱某之
配。而余仲女成之姑也。仲女歸周時。宜人春秋
已滿七十。余以婚家。屢請見宜人。問起居。宜人
先病。腳軟。間從扶掖而出。不能拜起。然舉止靜
裕。神明不衰。應對鑿鑿。無煩辭。余心敬之。宜人
自失。陳氏婦。復秉家政。親米鹽。拮据無少休。仲
女惟朝夕寒溫侍。七箸而已。宜人居恒事佛。晨
起必焚香。瞻禮祝讚。踰時。然不及私。及老益甚。
畧能勝酒。夜必坐子婦其旁。盡一壺。或至夜分。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九一

語其少壯。至今所歷。苦心事。疊疊不休。余謂仲
女。汝年尚穉。而周郎大志未就。不免以家政憂
老姑。如天之福。老姑長年幸甚。豈謂宜人之遂
棄。而子婦耶。仲女事宜人。自丁亥春。二月至巳
丑秋七月。首尾三年耳。傷哉。於是宜人葬有日。
諸孤紹祚等。述宜人生平。以不朽之事。請余不
敏。然豈敢辭。按狀。周氏之先。泰州人。佐高皇。有
軍功。受剖符之賞。徙留都。再徙錢唐。嘗蒙譴於
文皇。故其事不欲傳。錢唐之周氏。至馬湖公六

世矣。馬湖公爲人倣儻，有大志行，在儒俠之間，而扼於位。其詳載陳方伯先生誌中，不敢重述。述其配王宜人，宜人爲昭信校尉王公諱某之女。諱某，母仲氏，生四男七女。宜人最長，七歲失仲，依諸母，性嚴重，不苟訾笑，以故不爲諸女所憐愛。與其同出弟洪，獨單寒，當議婚時，諸母或陰屬媒氏，惟恐宜人得善婚。以周氏貧，馬湖公二十未有立，故宜人字焉。又四年，馬湖公舉丁酉鄉薦，其明年成禮。時舅一峰公繼姑黃在堂，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俱稱難事。姑王遺一叔一姑，皆幼，叔又殘疾，宜人事二尊人，飲食必躬調，晨昏問安，不惟謹，卽有不堪怡色，承之益恭，而善字叔及姑，曰嫂寔母也。馬湖公喜交遊，不問生產，裘馬休休，恒若貴介公子，宜人所爲事舅姑，酸醎曲折之狀，或微知之，而故不問。宜人竟不言益心敬焉。舅氏亡，佐馬湖公喪之，如禮，獨奉繼姑以居。時歲儉，叔死，姑嫁稱多事，而馬湖公在京師，宜人殯之，嫁之，口不厭糠粃，而構甘旨，進繼姑，繼姑初心

疑微覘之信感悅終身馬湖公艱於子先舉一
子一女俱不育乃爲置二偏未幾宜人舉丈夫
子卽祚後三年偏舉胤宜人視之如已出親收
養之分臂兩兒卧不得宛轉爭相乳有傷痕馬
湖公六上公車不售謁選得新興令以宜人行
一年當上計會父王公至官舍遂以宜人及二
子歸王至廣信倉卒病死宜人捐私橐百方構
美裨含歛如禮以歸其明年馬湖公之官宜人
辭不行再置偏以徃又當大計而舉箕抵家始

彌月宜人迎見喜甚畜之如胤馬湖公擢守潁
州以宜人行最後轉馬湖念蜀道險遠委宜人
三子而身之官時祚九歲胤六歲宜人教之坐
立拜起令從嚴師同舍生必擇溫謹者勿令與
里兒羣馬湖公罷歸宜人手祚胤前曰君命我
教子今何如馬湖公曰幸甚馬湖公歷官幾千
金俸以好施喜事不十年畧盡至爲祚胤娶婦
強半倚宜人私橐後娶箕婦亦然馬湖公營新
居斯如里供張器用甚設一夕燬家自此絀而

樂施如故宜人盡以所積息錢佐之宜人狀貌甚偉面如滿月孝慈節儉出於天性慷慨有大節父王公每恨其不為丈夫子馬湖公或有大事就宜人晝井井無失計御妾媵嚴而有恩愛子孫不為姑息以勤與儉率家人有隙地尺必令種蔬菽織紝浣濯必身先之不及事姑王遇忌日設祭必盡誠敬哀思不已至於下淚以為常翁沒設祭亦然性不喜綺羅御布素不異里婦有市珠玉錦繡奇巧物者謝遠之曰老婦不

習也非春秋展墓足不履西湖兒子輩或出遊必詰其所與遊何人得良朋勝流則喜不則怒切誡再三所施三黨之親必先夫族待而舉火者十餘家姑王之母死資殯之有姪為之娶生子名曰承宗以延姑之宗也姑所出小姑嫁宋氏者遭事失所而多子女馬湖公周給有差而宜人復從中餽致米鹽雜物無吝容德色弟洪之婦早世遺一女歸郁氏其家始巨萬十餘年忽貧不能自存宜人亟資遺之不以獨累弟伯

母楊老而孤寒錄養之家同起居者十年其施遺三族皆此類也所居豐寧里宅隣火所震筭金百爲內親某者竊去得實將聞之官宜人亟止之曰其大母善育我以報之遂不問馬湖公令新興時盜起治兵宜人積薪庭中曰敗卽焚我幸而勝馬湖公晚年得末疾索逋者迎門宜人棄千金產抵償之曰不以重息累兒輩其慷慨知義而能斷如此比歲大祲宜人率家人噉粥祚跪請母老矣家卽貧奈何令母粥曰彼亦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三

人子甘苦共之尚有不能粥者安之無逆天意嗚呼若宜人者可不謂賢智婦人哉宜人後馬湖公七年春秋七十有二某年月日與馬湖公合葬某山之原子男三紹祚已卯舉人娶陳氏馮氏紹胤府學生貢娶賈氏翁氏紹箕娶朱氏孫男三孫女六所聘字俱名族銘曰

嗚呼宜人行潔志芳事舅姑允臧相夫惟良教子義方七十二年旣壽且康一丘之藏某山之旁從而夫相羊山鬱而蒼木華泉香爾子孫其

江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者諱某四江生鍊鏘鏞鈇之母而芝麓先生諱某之配也孺人稱未亡人者十年所而能訓四子皆彬彬有立而孺人之賢益彰余故識四子於西湖放生社已而執業於余一再評其文知爲江氏千里駒無疑無何張孺人沒四子儼然衰經中矣會余有故里之役四子乃介其再從兄中丞公尺一追余於鴛鴦湖中再拜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十四

稽首以母孺人不朽請余於中丞公同年兄弟也又憐四子之孝不敢不唯唯按狀張氏之先爲洛陽人仕宋護蹕而南占籍錢塘錢塘之張至冢宰恭懿公而大顯孺人實與恭懿共祖誠齋公綬父應禰再娶蔣氏而生孺人實季女也孺人幼柔惠習家訓選配字芝麓公六齡時父避禍寄帑他氏他氏婢幼孺人發篋竊金孺人故了了然不言或問之曰寄食於人而明其婢之竊非厚道也其警敏如此十三失母哭盡哀

隣人不戒於火勢且及或呼之走孺人曰母樞
在堂將安走也寧俱燼耳俄而風反火滅年十
六歸江氏時倭患作奩具盡失父謀更置孺人
亟止之曰兒以荆布行奚不可而憂大人耶患
不能婦耳於是翁祠部公姑劉宜人俱在堂治
家以肅稱難事而孺人兩宜之事芝麓公雖燕
見如賓焉自奉甚薄而上食尊章必致其豐潔
時享宴賓客爲具必躬必親以昭忠信中外嘖
嘖稱爲賢婦祠部公沒事劉宜人益謹無何芝

麓公卽世屢欲自裁以殉所天劉宜人曰子亡
養我育諸孫恃有爾在柰何效小節而遺老婦
憂於是孺人投淚而視甘毳撫孤幼如常時比
劉宜人以天年終四子咸青其衿且相繼婚娶
孺人喜曰老婦今者可以見先夫地下矣孺人
素善病自稱未亡人卽却藥餌不服諸子或勉
進醫則據牀起曰未亡人以亡爲幸不亡非吾
意且吾婦人而令男子診吾脉吾念古人斷臂
之義能自安耶強之再四終不能奪以至于死

孺人天性孝友事兩尊人養生送死曲盡誠敬日操作以佐芝麓公讀書不給卽脫簪珥無吝中饋之外不與外事然無不了了壬午之役狂民逞於道人相驚避孺人曰此屬將自斃且吾婦人足不踰閫將安避也俄而柙戒曰寇至矣孺人笑曰賊豈入寒士之門幸無動已果然城中相驚以黑青夜擊鉦鼓相守孺人令靜臥終無他其明識如此處妯娌以和尤善解紛孺人在卽人人歡悅愛猶子如己子卽猶子愛其孀

如母也治家無嚴聲勵色而僕妾憚之甚於威刑閉影壺內非大事不窺中堂小人受役于門庭者或數十年不但希見其面卽聲高下不習也晚年嗜佛嘗默坐一室時令家人贖放魚鳥曰吾非貪生天福憐其無罪就死地耳四子入蓮池老人放生社亦孺人意然孺人雖嗜佛而巫祝帥尼未嘗窺其戶與人無高下處以謙和而牙媪女伎之流不妄延之入其嚴正又如此嗚呼賢哉春秋六十有二子四長鍊娶鄭氏衡

府長史某女繼鍾氏次鏜娶錢氏俱郡庠生次鏞娶孫氏次鈇娶李氏繼李氏俱邑庠生女三孫男三世善士泰世安俱鍊之子鍊等擇以某年月日奉孺人柩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女於張襲芬芳婦於江孝爲章生四子名則揚
存銘詩識不忘

陳母張碩人墓誌銘

故河間守海鹽陳大夫晚生慧男子五天其長
自昌慙而下俱師事余最幼爲昌明昌應母曰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十七

張京口人也在家以婉淑聞笄而事大夫大夫
諱所學自夕郎拜二千石守河間甚勤其官忤
直指使者罷歸自傷中讒促其遠馭作一笑生
傳以鳴其奇其詳具某公所爲志中碩人性高
潔通書史尤嗜佛書虔禮誦喜施舍事大夫二
十年琴瑟甚諧生二男二女生平甘淡泊寡言
笑坐臥一小樓聲不出戶外佐大夫劑家政內
外井如臧獲有過軟語誨諭未嘗呵罵督昌明
學頗嚴後大夫一年卒昌應尚在襁褓祿卒之前

夢大夫呼已又髣髴見金色巨人導而前遂面
西坐逝萬曆某年月日也春秋若干子昌明庠
生娶海寧居少卿守女昌應庠生娶同邑王舉
人某女女二孫男一孫女二碩人卒後若干年
始克葬銘曰

程母葉孺人墓誌銘

葉孺人者今餘杭令新安程侯之母也程侯顯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八

而母孺人沒久矣程侯顯而母孺人之教始彰
母孺人之教旣彰而程侯之痛彌深傷哉乎孝
子之心也余旣獲交于程侯又傷程侯之不及
祿養爲志孺人墓曰按狀母姓葉氏諱某出雲
莊葉氏父曰前山公某孺人生而婉孌端靜通
孝經內則長學于里中江氏烈女益閑禮度自
少不苟燕處無褻容十九歸程贈公某夫已氏
當戶甚新婦良甫一月卽令析爨以難孺人孺
人勿難也俗彌月出謁宗長者必卜吉夫已氏

故爲擇月之晦與辰之破贈公不敢不唯唯若
勿省也者孺人亦若勿省也者而安之當是時
王舅王姑俱蚤世而當戶儼然稱舅姑者則庶
汪與二庶長伯也孺人不違靜好曲體贈公之
意而加之以共蓋若不知汪之非姑與兩伯氏
之非舅也者諾諄煩寃此伏彼起聞者猶不堪
况身當之久之勃谿者平反辱者媿懣分者復
合更交口而譽孺人才且賢矣孺人旣調錯迂
之人情而安之復以餘力安贈公于讀誦已贈
快雪堂集

公藉爲諸生禱於文昌生程侯分婉報楚四十
日而安贈公坐是違試期免諸生藉贈公少負
奇攻苦謂青紫可立掇至是失意怏怏孺人從
容勸曰窮通命也且斥不以文何害指懷中兒
曰繼君志者其在此乎因更名侯曰汝繼程侯
嘗云憶七歲時憑几讀書戲毀几簾孺人大怒
破盂相警謂萌芽之勿剪他日尋斧柯矣于是
侯日就馴謹以至成立孺人脫粟大帛終身不
厭至祭享賓筵與侯長而文會徵逐見者不知

惟瘦
體
疑
婦

其非素封程侯初婚汪嗣婚詹吉凶禮俱裁于
孺人贈公晚歲多病溫涼饑飽非孺人劑之不
安蓋宵衣侍者幾十年所贈公之逝也孺人一
慟絕而甦者三幾從之矣悟曰昔人謂死易立
孤難吾爲程氏婦亦勉爲其難者遂強起治喪
如禮然終以積勞成癱瘓疾程侯之未顯也郡
守山東徐公其實知之延之家塾程侯念孺人
疾難之孺人曰男子志在四方士非名山之遊
則胸中俗氣不汰吾尚健七箸若勉行無慮我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二十

程侯始行不踰年告歸省侍孺人尚無恙自是
三四歲以藥餌牀褥俱後竟不起孺人女德純
脩復明晰事幾宗有大疑大紛無不就孺人取
平者常爲兩宗人寢一事所全活四人終不令
兩家知噫孺人其并而丈夫者耶孺人沒九年
而侯舉丁酉鄉薦又四年成進士治餘杭有惠
政享年六十有三子一卽程侯娶汪繼詹女一
適詹明經孫男二長學心邑諸生娶汪次得心
娶詹孫女二長字葉鳳翀前山公之裔次字俞

弘熙曾孫男一履繩孺人以甲午葬兔隴之新
阡而婦汪附又十二年始有銘銘曰
子之良也母之成也子之顯也母之聲也祿之
不迨也天之爲也程之昌也母之爲也兔隴新
阡姑婦從也錫之銘詩耀無窮也

吳母孫孺人墓誌銘

吳孝廉士熙有母曰孫孺人賢母也孝廉之父
石山公始自海陽歸徙居武林而孝廉以六館
生徒出余門以故習孺人之賢而慕焉今歲長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夏孺人以壽終余往弔之又月餘孝廉介其族
兄邦楨長跪請曰母氏窀穸有日願先生惠之
銘以賁地下余唯唯按孝廉狀孺人錢唐隱君
子孫秀之女母洪生而婉靜不妄言笑少失父
養嫠母以孝謹聞及笄歸石山公石山公業室
汪孺人於海陽矣而賈於杭內政悉委之孺人
且命諸子母之孺人撫以恩禮諸子帖帖受教
令靡敢不莊臧獲無譁中外肅然石山公用是
得一意賈事以裕其家石山公行醮於越隣有

次孺人獨持書契一篋行曰有此足矣他物易辨耳石山公歸嘆孺人有識其從石山公歸省也姑氏泊汪孺人甚安之孺人曰吾必留此奈何以老姑獨勤汪孺人留數月汪孺人強之行乃行歲時問遺相屬于道每對諸子念姑氏汪孺人不休至於墮淚以爲常石山公課諸子嚴甚每督過伯子孺人見色不怡輒從旁長跪謝教訓無狀至意解乃已伯子服食令加諸子數等所須必給曰此家督豈同常見伯子至今言

之輒流涕石山公疽發于故里孺人心動亟馳之未到一日而計孺人毀不欲生已而悟曰我死汪孺人必繼之誰事老姑撫諸子死家事數百里外者公不瞋矣於是進諸子矢之曰我不能從而父地下徒以兒輩兒輩不能成名克家吾他日地下何以見而父宜各勉之於是挾諸子還武林時諸子俱幼長者僅弱冠而里豪垂涎橐中金將起大役困之孺人傾貲竭智以捍之其謀始寢吳氏得安枕諸子相繼成立孺

人之以也。蓋石山公性卞，孺人每濟以寬，收韋絃之益，至課教諸子，特嚴，稍不度，厲色譙呵，繼之視業有加，溫言獎誘，殷殷至已。晚見士熙登鄉薦，喜曰：吾忍死以待今日，然孺子益勉之，吾所望以慰而父地下不止此耳。孺人爲人慈仁，明慧識大體，石山公晚年喜賓客，好施予，孺人實從之，或不足脫簪珥，棄資飾以助成其意，自奉甚薄，無兼珍重，綵綵有餘積，必輦致故里，爲姑氏汪孺人壽。姑氏汪孺人相繼卒，哀毀喪，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五十三

葬如禮，歲時享祀，必致豐潔。諸子女相繼婚嫁，煩費蕭然，強奴乾沒，家稍稍絀，孺人不以屑意，曰：貧何足患，患諸子不立耳。人有小善，津津喜談，至聞人過掩耳不入，常以此戒諸子，可謂賢已。春秋七十有二，石山公七子，士學士皞，士彥，士英，爲汪孺人出，而孺人所出二子，士熙娶汪氏，士章娶馬氏，士鵬娶郭氏，女二，孫男十一，孫女十四，士熙等卜以某月日奉孺人柩，葬錢塘

縣某山之原，銘曰

母而賢以子聲子而賢以母成惟孫孺人既淑且明以保爾後生宜錫之銘爰禎開之著

墓表

鹿門先生海配姚孺人墓表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成成進士分書陽丹徒二縣具有意致權禮部儀制司主書

快雪堂集卷之十六

快雪堂集

卷之十六

五

自何人過掩目不入常以此戒諸子可謂嚴矣春秋七十有三石山公七子士學士俾士彥士英為汪孺人出而孺人所出之子士熙娶汪氏士章娶馬氏士鵬娶郭氏女二孫男十一孫且所以別爾終生宜錫之銘孺人樞葬錢塘母而賢以子聲子而賢以母成惟孫孺人既淑

快雪堂集卷之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墓表

鹿門先生洎配姚孺人墓表

公姓茅氏諱坤字順甫別號鹿門先生歸安之華谿人也公少負高才登嘉靖戊戌進士知青陽丹徒二縣俱有惠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稽勲司坐飛語謫判廣平府量移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擢廣西按察司僉事以府江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一

晉俸二級隨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旋中吏議自牽絲至解龜七八年宅憂薄謫居四之一僅於署府江道一試其奇方駸駸用事而遂爲忌者所阻鬱其文武材用顧得優悠林下五十年文章埒于作者晚見仲子縉登甲科蘭秀玉茁于庭階躋九十而上賓此亦人間所希覩已公之生平業已具今大學士山陰朱公所爲誌中宏詞茂實縣諸日月矣而仲子縉復以表請余於縉有禮闈之契二十年間屢登公堂

習公特深。又安敢辭。夫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公自筮仕。卽有時名。前後執政者。爭欲引之。幕中爲重。而公故避之名。所從高謫。所由作謫之不已。屏之蠻夷。至斥逐之。而後快噫甚矣。然公之所以爲公者。自在。誰得而抑之。其令丹徒也。歲大旱。饑甚。而徐沛已北。稍登閉糴。穀涌貴。公檄爭之。爲罷令。或請勸分。公曰。不若出庫金。及督富家遠致穀。而近市穀可平。又請議蠲。公曰。蠲之德。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二

細不若議折。折則粟留。而於公家無損。上官皆從之。於是議賑。故事行賑。徒飽里胥之腹。且聚饑者于城邑。駢死者多。而仰活者少。又據見藉流亡。不沾一粟。而公不然。單車按行。封內遍予粟。若粥。遍而不擾。旬月之間。所全活以萬八千計。丹徒田半枕山。半瀕江。江田稍腴。不大受旱。而山田稿矣。公括所蠲額與折而羨之額。及他弛力省厨傳之額。盡予山田省賦半。而江田不加賦。是時蜀漢豫章及江淮間。無不苦旱。吳越

尤甚。公所條上便宜執事者俱通行之。因著爲令。以故吳越千里饑而不害。仁人之澤遠矣哉。公居南曹時。以萬給事文采。故執政者銜之。入骨。尋有粵西之命。其意蓋中公。以瘴以兵。而公卒。以兵顯。粵西諸部與猺獞相錯。府江尤險。正德大征。官兵殲焉。因據鬼子等砦。時出剽掠。侵民田廬。其勢張甚。至縛陽朔令殺之。時方議大征。而制臺應公檳才公檄署府江道。屬以兵事。公策之曰。大征非十萬不可。兵未集而謀洩。賊

且走險。所芟薙特老弱。或以良民充數。費多而功贖不若。雕勦雕勦者。如雕之搏兔。然匿於無形。徐起而攻其不備。可以得志。願假便宜從事。應公稱善。於是退勒部下得五千人。簡練爲上中下三隊。日飽而習技射。或束甲出。賊駭爲備。則以校獵歸。久之。賊益懈。而我兵願得一樂戰。間募人入賊中。圖其山川。扼塞聚砂。指畫了如目睹。於是。以十月朔。分兵爲七校。校一長。各授函符方畧。按道里。時日啟函。無得先洩。師去鬼。

子若僅百餘里故迂其道遠者先旬日發惟當
鬼子若者卽日發師所過榜曰 朝廷起兵十
萬討某若之殺陽朔令者他若無罪其各自完
有敢動者移兵先滅之諸夷酋望我師旗幟滿
山谷不測多少又惑于道榜語相顧膽落伏不
出雖諸校各按符分兵自戰其地亦不測我師
多少十五夜兵集連破十七砦鬼子若懸崖密
箚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斬首百六十
生擒三百八十七獲牛馬及走死者無算返民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四一

田萬餘頃不費一矢斗儲而雪覆師戕令之恥
竟以五千兵成功 天子嘉之下 詔褒美應
公晉兵部尚書而公加俸二級我師之將接戰
也天且雨公念將士深入崖箚良苦爲焚香露
禱俄而霽已度捷且至啟轅門坐武帳中令曰
急鳴鼓左右愕不省跪問故公曰進兵勦鬼子
等砦破矣語未畢緹騎馳而鳴鉦連呼捷者三
左右無不縮舌惴恐蓋左右故入諸夷酋賄爲
之耳目至是始懾伏邏拜上壽云公之善兵事

如此使不驟奪公官得致中丞司馬鎮邊疆典
樞密寧憂強倭勁虜哉嘉靖間東南中倭績溪
胡公宗憲爲制府料敵設間卒成大功以靜海
氛公之策爲多縉之言曰公晚年按邸報策東
西二役勝負久近往往如指掌兵家信有別才
已世俗知公大都以文章故余於公之吏績武
功特詳焉公爲人拓落推心置人腹中與人交
有終始嗜義如渴初不問生產其享素封之業
則姚孺人實有助焉孺人先公二十六年卒聰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五一

明剛果治家嚴內謹筭鑰米鹽外督諸臧獲田
桑紡績子女婚嫁絕不以煩公故公得一意于
著述以成其名至貫魚無專樛木有庇大啟子
姓以亢而宗卽以稱女而丈夫可已公生平所
著集白華樓稿最著常言此逸氣始自司馬子
長千餘年得歐陽子又五百年得茅子豈虛言
哉公長子翁積才而中天故識余仲縉季維俱
能世公業至翩翩以詩顯名則補公未備矣感
逝波之不捨哀清暉之眇然痛老成之凋謝追

典刑于遺編刊玄石以表德媿蕪言之難宣其
辭曰
乃祖三茅分治華陽仙源遠啟華谿近昌懿茲
先生錦心繡腸允文允武施而未光相門炎炎
公願卽涼與其瓦全寧玉而傷半百衡門其樂
洋洋挹彼注茲世載芬芳非獨富貴兼有文章
厥配惟姚淑慎齋莊博求窈窕用廣嬪嬙無非
無儀以翌其良士行女德萬禩馨香詔爾子孫
式斯無忘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六

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按察
司僉事舜原楊公墓表

嘉靖季年文武大臣上所倚重係中外安危稱
官保兵部尚書楊公博晚改吏部進孤卿功名
益盛卒謚襄毅學士大夫至今誦說之不衰而
究其所自生則四川僉事舜原公也公山西蒲
州人起乙科筮仕河南之扶溝縣丁外艱起補
陝西之扶風有惠政至今尸祝之選授御史有
直聲忤權貴調大理評事遷寺副出爲四川按

察僉事分巡川北道駐節保寧尤勤厥職其所
興建一以利民不屑屑浮費卒忤臺使者中公
以言當從調遂堅臥不出竟以襄毅三品考績
詔封公通議大夫如襄毅官明年乙卯卒春秋
六十五與田太淑人合葬州城東之王莊村叅
政裴公紳狀其行事以授學憲馮公惟訥志其
墓而銘之矣又五十年所尚書之幼子某以水
部郎權吾浙南關稅務余以鄉紳幸事水部公
一日以幣請曰吾大父舜原公功德巍巍實啟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七

尚書公而大之諸不朽之事有狀若誌銘在而
墓表尚缺非所以揚祖烈成先志敢請諸下執
事余一再辭不獲乃敢唯唯按狀公諱瞻字叔
後舜原其別號也舉正德乙卯鄉薦嘉靖己丑
襄毅公成進士而公以父命選授扶溝令到官
三日父憂去職改令扶風值歲饑受上官檄賑
貸多方規畫縣民無一孳者明年又大旱飛蝗
滿野公禱于神一夕大雨如注蝗則死盡時縣
有巨盜張甚公禽數人杖殺之榜于市曰敢盜

一粒罪如之。先是公過武功。康太史海謂三月可報政。康微哂已。而道不拾遺。數之果三月。康大服製詞以頌。過平涼。韓王問弭盜之術。公曰。官不盜。而後民從之。王亟稱善。縣士久無登科者。公建崇正書院。羣士業其中。親爲講授。嘗以夜偵視。別其勤惰。自是登名者相繼。善課農桑。夜出聞紡績聲。輒喜。犒以薪水。民故益奮。致大饒。鄰訟不決。多質于公。公爲剖析。數語立定。治行最關中。臺使者文章薦召。赴闕下。扳號萬人。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八

立祠祝公。王太史九思及康公俱有文勒石。至京。授貴州道監察御史。首言薛文清倡明理學。宜從祀孔廟。尋受命按江北。時章聖皇太后梓宮南。耐奉旨江行。旣至真州。忽議從陸公。不可乃止。初從行。諸閹所在驛騷。吏人引以白公。公厲色叱之。諸閹熟視曰。是止由陸楊御史。不可犯也。亟去之。其以直見憚如此。壽州三面臨水。每決輒壞城廬。公作石隄三十丈。捍之。閱月告成。州守劉某怙勢貪暴。公首按其罪。一夕解印。

綬去指揮蘇綱執政夏至戚公離京時當面囑
焉其人每過江北當路者望風省候公旣不往
又不入其謁其人恐亟如京白執政果大恚謂
公評事徙寺副辛丑出爲四川僉事分巡川北
駐劄保寧保寧爲秦蜀襟喉公度得要害數處
乃城鎮壩關巴峪以拒巴中乃關七盤關朝天
關梅嶺以界川陝以立劔門外戶保寧城圯公
伐石甃之一如壽州時公所在勇于興作但其
擘畫詳而善勸率民不告勞事暇羣諸生講解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九一

不倦學校興起癸卯保寧舉者八人錦屏書院
將相堂遂寧樂至二縣廟學皆公繕治舍館梁
驛煥然一新某御史按蜀輒信飛語殺人公多
所救正御史後以酷敗代者忌公騰謗于朝例
當調官浩然東歸絕口不談世務日課子孫讀
書暇則徜徉條山之下日哦不輟卒受襄毅三
品恩封以沒著書甚富有諸經億評錄十二卷
羣書類要二十卷雜著三卷詩文集三十六卷
奏議二卷傳于家公性至孝每值父忌素衣蔬

食事太淑人承顏順意備隆色養事蒙師韓軀甚謹既卒爲表其墓同年中書王珂卒京邸遺孤崇雅方稚公弔哭盡哀舉酒酌曰願以弱息字令子後攜崇雅宦所親爲教育已酉發解三晉士林頌之公嫉惡大嚴每面折人非至急人之難周人之困成人之美惟恐不及有古烈士肝腸卒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咨嗟隕涕曰遺直亡矣公博通五經尤精易理及門之士稱名儒登科目者甚衆嗚呼有公而有襄毅公襄毅公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則黃河萬里公則崑崙星宿也襄毅公則江漢滔滔公則汶山蟠冢也因表公之墓曰明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四川僉事舜原楊公之墓而著其生平行事之尤卓卓者今後之人士過而式焉

故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蓋菴陳公墓表

公以徽池等七州郡備兵使者擢雲南大叅未赴任以疾卒于家逾年戴恭人繼之嗣子經世等業爲卜地窀穸有期而大中丞金公學曾爲

之誌其墓而銘之矣。經世等又介余戚屬以表請。夫銘者名也。藏于墓中。欲其名之彰于後世也。表者標也。標其行事之尤卓卓者。于纒牲之石。使行道之人皆知之。非徒以詔子孫也。銘而復表之。備矣。乃公則果惡乎修耶。按誌公姓陳氏諱王庭。字惟獻。別號蓋菴。仁和之如松里人。其先世有隱德。公生而奇穎。讀書目數行。才思淳發。弱冠補諸生。甲子登鄉書。又十年成進士。謁選爲貴溪令。遭贈公艱。服闋。補金谿令。擢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兵部武選司主事。乙酉乞差歸省。丁亥遭曹恭人艱。庚寅服闋。復補武選。明年轉車駕員外郎。又明年陞武庫郎中。奉命給薊鎮餉。大司馬方倚任公。而公以嫌。故力請外出。知興化府。在官六年。多異政。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備池陽兵所轄七州郡。爲畿輔要鎮。公至。首建重根本八議。約束文武吏。惟謹而劑其寬嚴。江道以安。時礦稅事起。中人挾上旨。金穴宣歙諸郡。暴橫甚。公曰。激則滋亂。且不可以虛詞救也。乃議積羨代

場
又
七

礮設處代稅中人不能奪民無譁焉而京陵地
脉不傷公之力居多池陽伍籍有募兵民兵民
兵餉減募兵三之一公曰勞均而餉異何以責
其死力請均之兵心感悅安慶司理某者險人
也當事者爲所煬偏任之釋憾于郡倅衛使坐
以侵漕糧萬八千石獄移四司理皆駁還當事
者疑其當死持之急衛士憤甚榜其奸私通衢
欲甘心焉公夜召諸弁密諭之曰若輩忘世勲
而修憤足一動禍無日矣皆感悟亟爲調戢微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二

表

公將復有劉汝國俞夢星之事曲突徙薪功不
細矣公在池幾年杜奸銷萌剛柔迭用大都
若此公素神王寡疾病在池以盡瘁憂讒忽感
氣疾思歸甚亟會滇南之命下公喜曰吾志遂
矣歸無何疾甚竟不起傷哉公兩宰劇邑再佐
本兵一領海郡一鎮畿輔所至皆有聲績物望
歸重旦暮開府以至大用其止于此天也公律
身廉謹遇事不撓其在金谿時有聶生素豪舉
修邳者誣以殺人大僚主之獄具矣公復勘得

情力白其寃得不坐。聶生德公。因公上計。投公千金。公峻却之。曰：我活汝。汝反欲死我。于風波盜賊耶。當事者欲殺劉光祿臺。以快時宰。藉公竟其獄。公以疾辭。趣之甚力。終不往。指天爲誓。是可欺耶。其在興化也。有船工與邏卒共誣估客。以劫公廉其誣也。立出二十人于死。無幾。舶工邏卒咸自敗。管卒邵以浮齒誣伍長。殺其弟。公按兵符驗尸。非是。卒詞窮首服。其弟久乃從。他所至。歲晏慮囚期而遣之。已悉自歸。一偷垂。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三

死曰寧歸獄耳。不忍負公。部將與守備競將鼓營卒爲亂。公夜得牒。卽單騎款管門。片言而定。公自爲令。至郡守監司神明。豈弟。應機卒發。勞勩甚多。不具書。書其尤較著者。公爲人天性孝友。與人無城府。尤篤于故舊。哀死者而恤生者。親戚宗黨待公而舉火者數十百人。傷苦人之旣逝。痛典刑之莫追。爰著斯文。勒之玄石。使過者瞻焉。其詞曰。

皇皇陳公太丘之裔。鍾靈湖山。鬱爲時瑞。兩宰。

劇邑勞心撫字擢佐司馬明習故事司馬倚重
樞機將畀一麾出守聞邦之莅興故中倭防禦
孔亟公上便宜其凡十四次第舉行海波無沸
水旱不時露禱勤瘁祈晴得晴祈雨雨至興人
歌之太守之賜在興六年夜犬不吠備兵池陽
七郡歌吹公肅紀綱飭文武吏政舉弊清盜消
人謐中人旁午礦稅如熾公有石畫賴以不恣
公也大才心純無僞故左右投無不如意大用
可期而公溘逝居家孝友居鄉慈惠邦良驟摧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四

典刑莫企勒之貞砥以詔後世

墨川徐公洎配繆碩人合葬墓表

蓋墨川公有賢孫曰侍御元正公故以節俠顯
名于吳配繆碩人尤茂于內德夫婦俱享遐算
晚見孫貴公年八十五碩人年九十二吳士以
人瑞目之嘖嘖稱艷碩人沒後公八年侍御君
聞訃請急歸護喪事將以今歲丁酉涓吉合葬
于某山之原某官某業志其墓而銘之矣又以
纚牲之石不可無紀蓋表諸遂因介弟太學生

元節貽書以請余唯唯乃按狀撫其行事尤卓
卓者叙次之公諱某字子慎墨川其別號生而
奇敏貌魁梧豐下異常兒父南康公器之曰是
兒必大吾門既長藉累世之業故雄于貲負氣
倜儻有大度性恬曠高簡厭薄世氛視競門倖
竇若浼一遊太學遂自免歸或勸之仕不應徐
曰吾侍兩尊人優游丘園顧不多與公生平屈
首藝林積書甚夥不減鄴架犬愛諸名人書畫
殘楮朽素必收及周秦彝器鼎簋尊壺之屬隨

力所至輒購藏之以充清玩所交俱一時名士
若文徵仲父子王履吉兄弟王祿之陸子傳彭
孔加湯子重其最著者嘗因歲稔民饑寓賑濟
于土木闢地開園壘石引流極丘壑之致既落
成以東雅名堂曰孟嘗之客俠而不文梁園之
客文而未雅吾願與大雅君子俱其趣操可觀
矣他富人所沉酣惟阿堵物持籌不休而公進
之市義族人在海虞直塘者向隸太倉歲苦煩
役嘉靖間割隸郡城公捐金置田賦一二十大姓

贍役業以滿千畝。里有田者，益願損直就公。大姓以告，輒應之，無難色。一日汎舟松陵，人有貧甚負公田租，將鬻妻若妹以償，公惻然憐之，反畀五十金，返其妻，具資裝嫁其妹于族人之未子者。公懿行如此者甚多，未易指數。繆碩人，故名族女，父潤之，善南康公，貲誼相埒，遂委禽焉。母周腹碩人時，夢有異祥，既舉女，愛憐之甚，及笄，歸徐尊章，妯娌無所不宜，閨譽翕然。南康公與尤孺人相繼卒，碩人肩闔內外政力贊喪。

事歲時之祭，躬爲滌器，荐新物，惟謹致其哀思。人曰：知禮家政，故劇出入勾稽，任諸娣，以管鑰而身總其成。尤廣樛木之愛，晚舉季子，以少故更憐之。撫育周悉，人以為難。年九十餘，視聽無爽，間事繅績，一夕病作，鷄鳴盥漱，誦佛而瞑。余念自應公車，迄今屢遊吳中，嘗從知交歷公所築山園，登東雅之堂，相與詢公生平，徘徊嘆慨，以為古朱家季次之倫。行在儒俠之間，所重公不獨以賢子孫也。公系出南州高士十二世，徙

海虞又十三世徙吳徙吳者爲公曾祖諱淵淵
生朴是爲尋樂公始昌徐氏自尋樂而世有隱
德生煇及燿煇仕南康府幕生三子公其仲也
公亦生三子伯諒仲簡叔謙仲簡卽侍御之父
封文林郎諸孫自侍御外尚多英奇其譜牒源
委及子若孫婚嫁氏族具在志中茲不詳述

有道霍洲居士墓表

霍洲居士者余友人黃貞父孝廉之父貞父才
且賢知交傾一時而余謬爲其所愛以故得數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七

奉居士起居時居士年逾七十老且病矣貞父
純孝戀庭幃切甚其赴公車也迫居士命投淚
而行比罷歸而四方同志以館穀延貞父者踵
相至一切報謝而諸同志不相捨就貞父於靈
鷲山中以便其定省貞父始從之去歲貞父以
哭少司寇吳公至白下余因得款一飯於南雍
署中間居士起居無恙亦以念居士遄歸歸未
幾而居士訃至矣傷哉又數月貞父遣書乞一

言表居士墓余安得辭按狀居士諱裳字子重

別號霍洲先世越人入國朝有福壽公者以匠
徒藉錢唐居左橋里再傳爲承事公承事公生
質庵公信信生逸山公榮卽居士父也兄弟六
人居士最少黃氏世有隱德而贊故雄逸山公
末衰析諸子伯受儒而仲叔俱受賈居士年甫
十三已廢估俾從兄入市心動嘆曰丈夫柰何
賈服耶因棄而受儒小窳益勵至引錐自刺弱
冠業成補邑博士弟子名譽赫然起而諸兄賈
者輒窘逸山公夫婦甘隴反給於居士束脯且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七

十八

引諸窘者與居衣食之終身又迎養其外母李
老寡而無依者居士以一貧儒事二尊人曲盡
孝謹喪葬如禮無論卽奉諸兄及外母恩紀始
終人無間言亦艱且苦矣居士爲人恭謹退然
不勝衣然操義獨急其友東昌司理汪公死于
官居士素車白馬與其子千里挾之歸諸有紛
難就居士片言批解各厭心去有憐居士貧稍
稍贈貽之居士謝不受曰吾不忘在溝壑居士
精于易以易教授爲文沃實造雅無外艷諸弟

子以其餘靈登科甲者不下六七輩居士故宜
雄飛而卒以一青衿老死里閭間力田而不逢
年可慨也伯子汝高有雋才弱冠補弟子員居
士心屬之而以放曠嘔血死次卽貞父時方垂
髻居士卵而翼之學成則以聲名滿四方之展
貞父稱衆甫居士稱衆甫父容接靡勸顧精人
倫鑒非其友戒貞父勿友辛卯貞父始得雋居
士戒益嚴貞士益凜凜砥于行唯謹亦善爲嬰
兒戲弄雛娛居士居士乃得逸其老懷與諸老

人徜徉湖山間識者謂居士宜百年食貞父報
有餘而曾不得伸其五釜之養傷孝子之懷結
壯夫之恨更可慨也雖然士貴于世豈必名爵
今之搢紳大夫都顯庸而軼名檢至鄉閭羞鄙
妻子厭薄者豈少哉而居士唯孝友于兄弟貧
不受憐交不易態百行淳朴章章如是卽稱于
一鄉曰篤躬君子其又奚媿辟如玉韞石珠藏
淵雖輝光未耀而至寶自若豈以潛隱貶直哉
况有子如貞父立身揚名以隆大孝可券而俟

也。洪河之流，始于崑崙，崙其于不朽，居士多矣。而居士所自爲不朽者，又卓卓若彼，其可負余言。姑以貞父之意，表居士之墓，曰：有明有道，宦洲居士之墓，以示黃氏子若孫，且令過者式焉。

快雲堂集卷之十七

快雲堂集

卷之十七

二十

09666

古以貞父之意，表居士之墓，曰：有明有道，宦洲居士之墓，以示黃氏子若孫，且令過者式焉。此其所以表其于不朽者，又卓卓若彼，其可負余言。

